



09994

大泌山房集卷之五十四下

兵部車駕司題名記

京山李維禎本寧著

余鄉者觀政大司馬省中省凡四曹而余居武庫武庫車駕署相屬也諸與車駕郎游者又同舍得聞其政而是時黃人汪君在武選日過從甚驩既別去數年君稍遷車駕郎故事爲郎者書其姓氏爵里于石歲久且莫能容汪君與其僚更礪石書之而徵余言記其事余讀南海倫太史所爲記言車駕四政詳矣顧諸大夫之爲此非以諭政也以得名也試言名之所從異者今國之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題名記 一

漢

眈隸莫不有名乃其鱗次櫛比在負版中至微細無可稱數而一旦離輿溲通籍承明從大司馬之後上下其論議不十年大者爲列卿次不失方岳二千石使宗戚里閔侈然稱引以爲不可莫得是名以貴賤異也自郡國高第推擇爲郎或以郎起家至貴寵程其官狀則有騰薦剡著謠誦紀太常考鐘鼎而錄金匱石室之藏者矣則有列彈章黜計籍傳爰書穢國史之筆而汚學士大夫兒童走卒之唇吻者矣是名以賢不肖異也士不爲貧賤貶賢而所指名身都尊顯者一蒙不韙之議雖族黨不齒于其類雖孝子不諱于其親何以故貴與賤

爲虛稱而賢不肖爲定論也由前言之名爲貴人由後言之名爲賢人此兩者相去奚啻千里諸大夫影纓儼爵而踐華省名班班可睹記矣其人賢則是石也令名載而行之庶可久也脫有不肖辱在顏行適以資譏評者之口實耳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夫負版之衆汶汶沒沒與草木同盡然幸免于彼已之刺諸大夫將名是務而卒以自點亦何取于他山之石哉石之所可得名者且夕之榮也石之所不得盡名者不朽之業也

主上聖神方等差朝衆控名責實參伍不爽誠願得一
二賢者褒異橫拜風示海內諸大夫幸而在事其必繇
不朽之業審矣余不佞爲記石上方且以告諸來者

西城察院題名記

代

京師聚五方之民仰機利而食少有鬪智既饒爭時仇
俠好交每生作甌莫可究詰明興畫爲五城各有兵馬
指揮使司司徼循懼其名實痺無以彈壓豪右各遣御
史治之自戚畹勳胄大璫近倖以及閭閻雞豚細事悉
造御史取質焉御史朝廷耳目無所不得言出代天子
巡狩無不得行其志然初進必自巡五城始語曰官先
事事之不習何以入官諸御史起家邑令若郡理者則
旣練于民事矣他不其然試以司城而後民之情僞盡

可知也譬之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耳且夫城狐社鼠之不可治也有所忌也一夫告言御史得窮治其黨雖有金張許史齊刁晉披之權寵闔戶而待命于白簡金吾緹騎刺姦射聲之屬豈不稱王爪牙哉然而政以賄成獄多文致其持三尺者莫如御史令御史雜治之所以明有法也鄉鄰之鬪乾餼之愆夫妻反目飲食醉飽之過至眇小耳鄉三老亭長所能辦而必以屬御史御史繡衣持斧所擊會菜傭之不如此無異故古者敵國賓至百官官以物至大國之賓班加一等諸侯則官正監之天子則諸侯親監之輦轂之下御史下行有司

事所以明有尊也令甲笞以上事無不請命于上上有盛怒下詔獄獄無不麗于法下不勝法上不勝請過則慘礪不及則玩易而御史實劑其中大故不可原以付司寇御史大夫廷尉其小者御史治之而已五刑五罰多所縱舍所以明有恩也是故行一物而衆善備焉者惟御史司城之謂也而西城最號難治坊隅倍廣生齒倍繁其所隸至于西山殆百里中貴人侯家戚里田宅相望請謁百端法令沮格而予自戊子受西城之役先疏列倖闖不法狀

上可其奏黜之罪其監奴所指名者若干人中外震恐

終予在事請謁不行恒自念賴天子威命靈爽使小臣得奉法修職而御史于古實史臣也宜有述乃考自開國以來諸領西城者將礬石書其姓名而具言所以設官之故與

天子不以嬖御嫉莊士之美以詔後人會有按畿南命不果繼予者趙君樊君賈君成之而以予首事俾爲之記余不獲辭爲次其本末于左方夫御史職不過爲郎能使人主誦其尊而聽其言置其情而伸其法九關之上萬里之外深姦大慙默奪臆而革心屹然有社稷功是在賢者當自得之詎一巡城所能塞責哉無論余不文卽文固更僕未易悉數也

兵巡上荆南道題名記

按察副使任丘田公奉璽書領上荆南道事其治在江陵而所轄郡二材官七及諸夷羈縻者十有四地延袤千餘里其大要在察吏治卹民隱修軍實內清盜而外禦夷遠者不具論嘉隆間荆西實在部中後以陵園事別置道施州夷叛專設憲臣提兵備之會事寧罷而後道所部如今璽書云公嘗延見吏民稽沿革不知所對諸按察使者姓名亦不復省記迺哀故牘詢遺老舉其可知者勒石臺門而屬不佞爲之記蓋訓詁緯家之說

曰荆警也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之也又曰荆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也天下而無事則已卽有事未有置此地不用兵者明興二百餘年神靈光被六幽天下之安若泰山而四維之民老死不識兵革自頃天方授荆荆有執國命者知深而勇沈闖矚之徒其計畫無所用則爲之城城隄水陽以爲衆人賜陰以結一人懽而荆病矣其下者傾府帑括實俵贖鍰以奉其子弟交游僮僕其子弟交游僮僕不盡醇謹虎冠蠶食牟侵漁奪者出而荆又病矣一旦時移事改天下爭言荆之罪而沒其功其子弟交游僮僕靡不裹赭衣囊三木所簿

錄私財務取盈勢不能無旁落修卻告密因以踵起相引數千人獄寧滅株送徒哉而荆益病矣荆薦紳學士之屬日夜懼身之不免救過如不給奚暇叩首伸眉言他人事墨吏膽勢益殖浚削其民民敢怒不敢言而荆益病矣田公深知狀改絃鼓瑟以董正庶官佐元元之急再逾歲而荆人甫樂業雖以陽侯旱魃遞相爲虐而無愁嘆轉徙必若人言治亂國用重典凡荆之民靡有孑遺矣故治道譬之醫醫者意也黃帝扁鵲之脉書長桑公乘之禁方人能言之獨太倉公爲高手是在所用耳輕重偏則不效不相時則不效無論訓詁緯家言非

典要不足存爾書所云察吏治卹民隱修軍實內清盜而外禦夷者此其言誠萬世無弊脫有所偏倚投之以時欲治得乎諸使者姓名具在所奉璽書行事與田公略同其有無功德於荆人能對揚

天子之命與否或相倍蓰十伯千萬也不佞故就今時政所宜舉以告後人有能通變宜民如善醫者用方書荆人幸甚于時田公遷晉陽叅知政事長洲顧公來伐石乃就功田公者同不佞舉進士顧公則不佞所舉進士也

巫山縣題名記

大澗山房集

卷之五

記六

漢

不佞督學秦中門人張希尹甫髫而試爲冠首待詔公車者久之始筮仕蜀巫山凡六年蜀當征播之後物力耗訕希尹施舍已責匡乏困救災患薄賦斂宥罪過時用民民旣小康則爲堅城櫓治坊庸浚井泉造輿梁敦秩紀繕署廨畫郊圻郵表暇險走集斧藻泮宮而督課其佳子弟六府三事靡不具舉已修邑乘曰古人舊令之政必以告新是代吾告也已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巫山百里巖邑也爲令者東西南北之人不乏賢矣可使泯泯無聞耶哀明興以來諸令題其名勒之石而使請記石之上方記爲題名而設不佞知希尹之雅意在

名也第以名論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人有榮名若揭日月而行天沒且不朽故名者士之所勤思馳騫而上之所藉爲風勸者也三代而下惟恐人不好名今之從政者所以成名則有分矣有矯情刻意弔詭違道以殉之有廣交媚上曲體惠姦以取之有怙勢倚法迫勒吏民以報之撮徒成黨陳功述德小有歌謠大有誦賦竹帛有書金石有考郡國有高第公車有薦牘去而臥轍生而奉嘗上下相蒙真屬相淆習爲故常恬不知怪要之可欺小人而不可罔君子可掩旦夕而不可逃將來

齒其人而詈且詛讀其編而怒且噴過其祠而笑且唾

譬之齊豹之書盜也求名而名亡可不悲哉惟所爲題

名石者具姓氏里籍不書行事而賢智愚不肖乃在邑

人方寸之心與三寸之舌三代直道而行是非誰其淆

之搢紳先生能明之野史能記之長老通于事者或傳

之不佞未暇遠舉嘗宦蜀見四明陳君令巫山亢直不

阿義無苟取與上官方桷圓鑿卒坐左官律罷巫山人

惋惜涕號通國如狂彼哉夫已氏某子甲者而名與陳

君並列然而薰蕕異臭衰鉞殊口執匹夫匹婦而問焉

淄澠蒼素無愚智皆知夫題名于是石者可以榮可以

辱可以賀可以弔可以思可以懼也詩不云乎在此無

惡在彼無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希尹勉旃人且求多
于子先勞無倦增修其德令名永世惟今日否則坐貽
謗歟耳亦惟今日繼希尹而吏茲土者其不必愛此名
耶不佞所不敢知若猶希尹之求名于實也寧無瞿然
于不佞之言

鴈塔題名記

代

東鄉書錄人田父

季秋之九日余所舉士六十五人者醵金爲會于鴈塔
已乃礮石書其名以志不朽而請余記其事維時藩臬
諸大夫咸在謂余與諸士有一日之雅也復相與從史
其請余不獲辭用申告于諸士曰士非無榮名之患而

大沁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

八

漢

無令名之難君子含光醇德爲世作程展采錯事必有
殊尤絕迹紀于太常考于鐘鼎載于國史里歌戶誦榮
問休暢而莫之遏佚此之謂令名始爲氓隸無可指數
游于庠稱博士弟子矣舉于鄉登賢能之書矣仕于朝
通金閨之藉矣其最尊膺者途人田父夥頤駭嘆而謹
事之此之謂榮名兩者其名同其所以爲名異也古有
躬布衣之行聲施到今而身都將相者無述焉彼其初
穹階顯號亦足以歆豔一時人之耳目今至不得與匹
夫之姓字同日而談必有故矣余不暇泛引卽唐之盛
時士題名此地者不勝枚舉仆碑斷碣百不存其一二

安所得名乎卽曲江故稱巨浸業已塞爲平壤耕者斂
者嬉游其間蓋陵谷滄桑之變大地且無定名而何怪
乎人之名湮晦不盡傳也仲尼疾沒世而名不稱說者
遂謂三代以降惟恐無好名之士乃其所以爲名在彼
不在此矣故榮名者外至之物而細人之所貴也令名
者實德之符而君子之所務也語曰名與身孰親達人
傑士至以其令名譬諸蟻之附羶欲去而逃之則榮名
又何足道乎夫士行修而名不彰有司之過也名譽著
聞而實不副士之恥也余不佞旣以錄諸士策名有日
矣諸士欲自爲名尚擇于斯二者諸大夫皆曰然因以
其言授匠氏俾勒石之上方

又代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

記九

莫

國有四民士居一焉其三則農工商賈是也夫士也而
與農工商賈比不亦悖哉以士之無名也男子生而父
命之冠而字之何爲無名是名也人所同也郡邑長吏
錄而上之視學使者視學使者錄而置之庠序部使者
錄而上之宗伯宗伯錄而獻之天子爲郎爲大夫爲卿
爲公無論識與不識皆能名其爲人是名也士所獨也
士不成名何以異于農工商賈之浮湛里閭草木同腐
也故上以名褒士而下以名爲士榮名之不可以已也

如是夫雖然物固無無偶者也褒則有刺榮則有辱其孰能去之彼農工商賈之善其業者浮湛閭里與草木同腐無惜也其不善亦若是耳世有取農工商賈之事彈治之以白簡斧鉞之以青史而四方之人家非巷議以爲口實者乎士而旣成名矣人將求多焉稍不直意衆起而議其後假令農不狎野工不信度商賈不願藏于市當誰任其咎者必曰用士之過也卽農工商賈亦且反唇而詬之曰彼其之子何庸而名出吾上其甚者白簡彈治之青史斧鉞之而四方之人家非巷議以爲口實褒不勝刺榮不勝辱而名且爲謗媒怨罔矣曾不

若農工商賈之汶汶沒沒而人莫知者之爲愈也可不懼乎陝西已卯士六十五人者舉故事題名于鴈塔而屬余爲之記夫六十五人者曩固農工商賈之朋也今其名列之鄉書登之天府而考之他山之石遠近爭寓目焉美哉名也始基之矣顧余所爲士懼實自今始也君子之于獨也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然誠畏之矣是石也直十目十手屬之而已哉士不見二華耶舜典西巡狩至于西岳而不言華禹貢分雍州而不言華周禮職方氏之圖豫州其山鎮曰華山至今雍豫之人辨未已也何以故爲名高也比余宦秦而時時聞秦人言二

華其峰皆東折而向晉若無意于秦者嗟夫岡陵丘阜之折而外向者亦既多矣而何責于華爲名高也維爾名下士慎之哉是爲記

新修鄖陽撫治都察院記

代

實治國家效實五天

昔者先王畫九州之野設五行之官占考躔次順若時序以授民事而共王職使無有沴戾旤戾協氣橫流而景福盼蠻蓋天人之際若響答桴矣左氏稱晉士弱之言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味爲鶉火心爲大火各有分野不相及也而黃石公又言熒惑火之精其象爲御史大夫中丞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何其說之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十一

漢

詳也楚之分星爲鶉尾而鄖陽近在楚封內御史中丞駐節其中所部宛鄧汝漢關河諸郡邑大氏無慮數十而中丞署獨在鄖不移徙歲某某守吏不戒化爲煨燼維時中丞汪公初視事至瞿然曰是何祥也不佞奉職無狀無所稅罪于是使祝史解祠避舍至于襄僑居焉已乃程材鳩工祓飾其所而公業已遷會今中丞凌公繼之踰年落成始屬余爲之記余嘗討國家故實在天順間歲惡不入四方之民蕩析糊口而鄖實爲逋逃藪山谷隄塞林菁蒙翳旣贅聚不可禁又無所受要束則黠桀者自推擇爲雄長而劉于斤乘之而起有衆數十

萬遂僭號偽置諸官屬我是以有自主之師師以捷聞而善後之策未講諸負固不服者無解已時我是以有項忠之師忠所誅戮適戍凡萬餘人復盡驅其無名數者累重難徙道殫相望往往正營更思爲亂然後采大宗伯周弘謨都御史李賓言以中丞原傑往撫之令民各占其土爲業而闕其徭賦爲置諸郡縣吏材官騎士相錯而治繇是撫治有專官而中丞署所從起矣書曰火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彼其初召輯保伍可仗筆使耳而至于尋干戈暴骸中野則謀國者計左也國家乂安二百年鄙人得蒙其故業以相生聚而橋度

吏或從而齟齬之中丞尊官務舒緩養名介胄之士寢尋不習兵革以故迺者白徒流冗剽敝漸興甚者至殺長吏竊府藏以去亡匿險阻莫敢誰何假設周李諸君而在豈不爲寒心哉余聞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猶嚴父之明誠也五行圖緯之書卽余不甚解然陰陽之旨莫善乎易易曰澤中有火革之象也物窮則革鑽燧生于茹毛上棟生于營窟質敝必文政猛必寬所由來遠矣往項白二公所重在兵兵窮矣革而爲撫今自度所爲撫之具與原公時有以異乎天其或者弔鄙之民而示之象以丁寧夫吏茲土者未可知也語曰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原中丞之政諸大夫所可考見也
革今之所以敝而倣昔之所以治無爲戎首則庶乎其
克謹天戒而福滋至矣苟欲鄣塞前過角無用之虛文
以未殺災異滿譟誣天余安能知之抑余又有言官寺
譬傳舍也鄖之有中丞署自原公始署且燬而鄖人尸
祝公者終今以來不改諸大夫所欲繼原公之業者其
在此乎其在彼乎余不敏爲記其大者以諗之若夫堂
寢廨館庖廩廡漏之制畚拘搏埴削劂攪堊之工錢穀
出納時日方位之宜具在碑陰茲不書

泰州新修都察院記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 十三

漢

高皇帝鳳陽產也義師先下和滁以次平天下建都金
陵江北諸郡是爲股肱

文皇帝建都北平財賦仰給東南水陸取道諸郡是爲
喉舌其以重臣巡撫自宣德始其以總督漕運重臣兼
巡撫自景泰始正德間漕撫分纜四年而復合嘉靖間
復分纜五年而復合萬曆間又以河道合尋復分河漕
而漕撫合如故頃歲海寇犯朝鮮而撫與漕復分當其
合也淮安漕衝故治淮其暫分也揚州爲江淮河之衝
而近可防海故治揚其分而治泰州也自縉雲李中丞
始始就他署枝梧傾落補苴漏罅而已堂庑無以樹旗

薰臥而置之爨雞以告不虔土神祠無所稍聖黜隸人
廟爲之其簡率如此今中丞都人李公蒞事喟然嘆曰
不穀奉璽書以臨制一方百官萬民六師榮辱生殺于
茲焉在而湫隘囂塵曾廐置之不如無乃辱天子之命乎而是時
上方使大璫三人來公部權稅于市采金于山浚削無
餘方四民震恐公可以形格勢禁者專之其不可者露
章驟諫不憚以去就爭之公曰是

上爲動色璫乃劣減民用安堵而海波不揚歲亦有秋
公曰是可以經營矣爲革故而鼎新之審曲面勢量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

記十四

漢

命日費取諸廩之羨者傭取諸役之冗者堂與門增高
若干尺堂以下門以外增廣若干丈虬柱虹梁雲窠藻
稅內則廣廈奧突階除廊廡外則和表棨戟柱桓謁舍
物爲之備而事爲之宜爽塏宏麗使人躍然快觀廉隅
等差使人肅然起敬歲時諸有司及博士弟子員數百
人入而稟仰要束板柁拾級魚貫鴈行雍容都雅不迫
迫也諸都護所領數千人出而聽令歸而報成赤羽拂
日白羽拂月箕張翼舒各循其局不偃僂顛躓喧呼也
而不佞代置有穎壽之役隸公宇下適會落成公語之
曰吾聞治國如家人有見其家敝壞而不思繕治者乎

荀卿有言堂土不糞除則郊草不瞻曠芸夫傳舍其官
因循鄙陋而能盡心民務有倫有脊必不然矣彼以勞
民動衆消功單賄爲解豈不甚辯徐而察其實則囊橐
之歸于鄉包匭之達于境者寧可貲算是盜鐘而掩其
耳至拙計也昔者鄭子產責晉人以隸人之垣嬴諸侯
必崇大諸侯之館車馬有所百官展物昔者魯叔孫婁
所館必葺墻屋彼其于隣國也且蒙難而猶若是况自
天子所謂我來矣乎昔者諸葛孔明好治官府次舍橋
梁道路所至營壘井竈園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
之行不改其初彼其僻在一隅奔命日不暇給而猶若
是况全盛之朝承平無事之日乎昔蔡凝自中書遷晉
陵更令左右修中書解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彼其代
去而猶若是况予儼然官吏士民上比及三年可但已
乎賴二三大夫相與有成矣懼夫後之人以余爲口實
也子盍爲記之某敬諾書而勒之石其徒庸事期經費
出內纖悉可考將作者有別紀云

分守大梁道官署記

河南布政司自左右使外有二道曰分守大梁官左叅
政曰督理糧儲官左叅議其署皆在司東偏而分守稍
後嘉靖乙丑歲先大夫以左叅議督儲奉先王父居署

中楨兄弟從自公退舍率而承權膝下衍衍如也始署門東向先大夫易南向而繕治芥藻其敝陋者居嘗謂楨吾聞叔孫所舍雖一日必葺墻屋去之日如始至吾安能苟簡自恣以貽後人煩費乎其勤事類此隆慶戊辰歲始遷去至萬曆而分守徙居商丘已裁督儲事歸右使已分守還治如故而并督儲署居之十有七年夏楨以左叅政承乏守大梁于是先大夫墓十宿草矣出入陟降有見乎其位聞乎其容聲者蓋嘗讀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子不可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已而欲弛邱敬

子之宅敬子亦不可先臣嘗禘蒸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于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不以君命而易其先人之宅不易其先人之宅以無使君失命臧文仲善之二子皆世大夫所謂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者其不欲弛宅固當國家文臣不得世官官署若傳舍遽廬闈人多矣而楨得從先臣後備位藩大夫且託處先臣故署徼

主恩而食先德不可謂厚幸哉其視茲署若東序西序世守之重器追惟往事又若望故國舊都者之暢然也

昔裴諤先五世爲河南尹諤坐未嘗當正位杜延年居
父官府坐臥皆易其處先大夫守大梁四載宣其德行
順其憲則梁人去後見思迄于今不衰而楨不能保任
其父之勞荷折薪而肯堂構梁人猥以先大夫故優容
之內愧避席身無處所矣夫食先德則何可以負親徼
主恩則何可以負國禮曰君子一舉足出言而不忘父
母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所樂所嗜况親之故署所以受
國寵靈垂裕後昆者實在斯乎斯邱孟之所重也敬記
其事勒石堂之東隅比于座右之警焉

重修大觀樓記

大澗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

十七

漢

瓜洲鎮在江北岸距揚州四十里而遠有城自宋王友
直始廢矣嘉靖末倭犯揚州更築城南故有望江樓
亦廢萬曆初丘郡丞更爲之名曰大觀三十年來漸以
圯剝郡丞豫章方中子繕治芥藻還于舊觀集鎮之爲
諸生者暇日屬文談經其外爲臺建大將旗鼓歲時肄
水戰之士四隅有隙構別館庖湑皆具凡游者與四方
客之寄逕而廐置不給者於斯共一日之積一夕之衛
焉大江可盪金焦北顧三山可挹蜃樓霧市可窺若木
扶桑可援鍾阜龍盤石城虎踞宮闕陵園鬱葱王氣可

約略攬結也信哉大觀矣旣落成中子俾予記其事考

史曹魏伐吳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懾天塹之險而返
今瓜洲涉江譬之衣帶水耳以彼戍卒十餘萬舳艫于
里何難飛渡豈地有滄桑移徙抑郡邑建置古今不常
瓜洲故非臨江所耶江遠卽敵亦遠江近卽敵亦近遠
近之間所爲控禦經略難易區分矣國家財賦吳越強
半漕輓櫛比率由此出留都與京師並建是爲股肱故
以屬邑一鎮而張官置吏屯兵備警與郡相首尾門戶
嚴則謝玄無後顧之憂藩籬固則祖述有前進之勢觀
于地利而知鎮之重也四方民贅聚無萬數家鮮恒產
十九商賈仰機利而食自權稅中使出而商困商莫富

于鹽策多秦晉新安產非土著也頃者鹽政抗敝巧法
不可勝原商乃重困東南水旱無歲無之益以河決堤
繇不息逃亡塞路盜賊多有倭奴蹂躪屬國未遭大創
鯨鯢播蕩餘腥當深淮海建囚跳梁視遼左杞上肉有
如萬分一飲馬山海關過天津運道震于其隣詎可安
枕山東河南大侵饑民纍纍乞丐不遂恣行抄掠就蒲
羸于江海之邦昏夜舩艦絡繹不復誰何凡此皆可階
亂昔人所云承平爲繁華之會多事爲馳騫之衝觀于
時事而知鎮之重也登斯樓者宜作何觀將洽其親暱
出其尊彝品其百邊敬其祓除體解節拚而共飲食之

翻幣宴貨以示容合好乎將仰而山俯而江遠而海駢
日夕月烟霞風雨草木禽魚四時萬彙窮態極變應接
不暇擊節而吟揮毫而書鼓琴而歌盤礴而畫坐胡床
而嘯取適目前不知其他乎將侈口鮑昭之賦蕪城也
牙檣錦纜青樓綺陌車挂鞚馬駕肩塵宇撲地歌吹沸
天贊以富都那豎相以長鬣之士以視侈淫色爲明以
土木崇高雕鏤爲美金石匏竹鸞庶昌大爲樂乎抑觀
夫耕耘機杼之業日感瓊尾呻吟之狀日增鑄山煮海
之貲日耗蓬蒿艾荻之區日蔓也餘皇太白蒙衝鬪艦
走舸游艇五樓三翼非不飭也而能操者幾何人城高
大沙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十九

涼

九仞睥睨萬計樓櫓刀斗革笥木薦桔槔兜零渠荅蘭
石鹿角虎落非不備也而善守者幾何人介冑劔戟矛
鉞弓弩鼓鉦旗旆火攻之器非不修也而敢戰者幾何
人八陣六花魚麗鸛列箕張翼舒右牝左牡越之鴈行
鄭之鷺鷥常山之率然非不試也而實用者幾何人則
必有穆然深思凜然畏懼戚戚然若痲痺在躬閔閔然
若農夫望歲皇皇然若徹桑土戒衣枷惟恐失時者矣
誠如是鎮爲吳楚扞蔽爲帝畿金湯莫無窮之基垂無
窮之聞所貴大觀意儻在斯乎輓近世文章家有記天
關圖畫樓者有記京口月觀者有記壯觀亭者皆鎮錯

壤景物相方而其文大抵多弔古覽勝放浪流連以寬
旅況而寄才情非危言覈論瞿瞿良士所欲聞也竊附
杞憂葵卹之後舞筆奮詞用告觀者中子名堯庚持官
守身以順簡書奏課爲最茲特其一端云宜興矣而
三未銅仁府縣兩城記

中丞郭公撫黔之明年平播已平皮林苗諸夷酋款關
長願臣妾交臂受事已疆理播地爲平越郡爲黃平州
爲湄潭餘慶甕安龍泉諸縣城郭廨宇以次備舉已姦
人詭稱帝子熒惑銅仁諸苗爲亂而公先是見銅仁府
城歲久摧隤又驟雨江漲崩圯滋甚民居蕩折銅仁縣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

二十

漢

新置府北門外未有城乃與直指畢公謀檄路觀察繕
其故者創其新者屬譚郡理吳明府護作而趙左丞洪
叅知何郡守陳元戎贊議襄事焉城成而諸苗覘知有
備氣奪色沮姦人遂就禽文武僚佐服公先幾料敵坐
而致勝而請記其事以垂示後人蓋嘗觀易旣濟之九
三未濟之九四皆以伐鬼方取義九三旣濟宜持守而
戒動故其象曰三年有賞于大國然而兵凶戰危聖人重
亂故其象曰三年有賞于大國然而兵凶戰危聖人重
之是以旣濟之時思患預防未濟之時辨物居方天子
有道守在四夷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申畫郊圻慎固封

守衣枷之戒終日欽欽如對敵國我無隙可乘而戎不生心則何樂于破斧缺斨以鱗介易衣裳爲也黔于占爲鬼方二夷蠢焉稱兵以干天誅義不得不聲罪致討旣戡定矣又何求焉其道莫先于自守是役也中丞公以辨物居方夷不亂華裔不謀夏太分定矣以思患預防武夫勁卒陳利兵而誰何大勢張矣夷考其時自公受事比及三年力取諸兵之番休農之休暇賞取諸廩之餘粒金矢之薄罰有賞而無億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其斯之謂與夫易當憂患而作其辭多危幸而旣濟而復以未濟終則事何時濟而濟何時定耶天下之治亂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

三十一

漢

如晝必有夜呼必有吸循環不息而聖人以自強不息治之九四所居近君懷剛正之資奮震動之威揆事決策無往不利其占曰志行貞吉悔亡中丞公修此三者故全也于今二城觀其微矣春秋書城二十有五非義非時者書雖義與時必書重民力也公時矣義矣于春秋法當書而不佞竊度公所以得時得義者其源出于易公易學專門名家也經術以經世用非大儒其孰能與于斯府城爲門者六爲蔭城之樓八百有三巖更者居焉爲堞一千五百有奇高二丈許或殺之厚一丈二尺有奇周遭九百三十丈有奇縣城爲門者三高二丈

五尺有奇厚九尺許周遭九百三十丈有奇計直爲中
金六百有奇中丞名子章江西泰和人勳伐爛焉爲時
宗臣茲識其小者耳直指名三才江西貴溪人左丞名
健直隸宣城人觀察名雲龍直隸宜興人郡守名大縉
浙江臨海人元戎名璘廣東韶州人郡理名完湖廣京
山人明府名三讓福建順昌人他執事有勞者具載碑陰
三原縣龍橋記

陝以西稱壯縣曰涇陽三原而三原爲最沃野百里多
鹽筴高貲賈人闐闐駢坐果布之湊鮮衣怒馬者相望
大倉若蜀給四鎮餉歲再三發輶若四方任輦車牛實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

三二

漢

縮穀其口蓋三秦大都會也邑南北二城清河貫其中
深十丈而巖廣倍之河故架木爲橋不可以久水漲橋
敗腰舟木罌載胥及溺間水濱葬魚腹其人可以澤量
自非無情寧不高目溢擊而相仗莫有發策者太子太
保溫公慨然曰當吾世而不爲邑人捍大患何用鄉先
生爲謀于邑長吏及父老必石橋一勞永逸計徒庸慮
財用當三萬金先以百金爲倡邑人及監司守令各捐
助有差而公起家爲司寇御史大夫念未嘗不在橋也
割其祿秩千金繼之介弟編冢子予知咸加一力焉橋
廣三丈三尺有奇高七丈五尺有奇長三十有三丈皆

石鈎連鐵錮之爲勾欄若干具甚嚴飭下爲門傍爲堤石蓄入地者丈有奇更植大木千餘株爲捷泰山而四維之不固于此矣旣成而公赤舄以遜膚歸衆歸功公請得公姓若官位名橋公不可夫通力合作有邑諸縉紳三老四民在率作省成有前後令獲嘉高通州蔡倚氏張吳江沈臨晉李在定規制有蒲阪僧福登募施資有僧性經某某在量功命日有諸王館甥梁選檟公土上造某某三十有四人在吾一人何得專之吾聞宋時龍鬪河下橋毀而更新名龍橋宜仍故名以示不忘所始而已廊衍之役不佞從橋駭所未睹門人來職方子

孝廉復臨兄弟爲陳其所以而因乞言記之不佞觀往籍橋梁肇自雍州公劉涉渭爲亂文王造舟爲梁利涉大川水道乃行非石也石爲倚約聚散轉徙無常非橋也至秦渭水貫都象天河橫橋南渡象牽牛掌以都水令所傳聞力士孟賁付留神象之說殊爲奇詭要以萬乘威靈尚方將作水衡少府金錢動大衆舉大事宜無難者然按舊事云號石柱橋黃圖云石人水經云橋北首壘石徐堅記又云跨渭以木爲梁漢灞橋以石爲橋則橋上下四方似不皆石漢橋因秦史記言秦昭王作河橋則秦未爲無因孰與今日建非常之原以犯黎民

之所懼權勢不侔而工費倍萬不仍陋就簡不拂民從
欲不猶豫需忍不拔來報往事竟副志期不愆素其平
如坻其端如徑術迫而輒傳凌遽暇而和鑿容與鉅而
鐘鼎隆重衆而羽衛克斥無所擊互滯淫卽胡考孩提
龔瞽跂躄風馬牛犢彘狗之屬走趨馳騫無所躓仆阻
礙狐無所用其疑河伯無所張其大合窳無所行其灾
中流一瓠千金無所長其價福澤利益殆不可數計周
知矣且也一夫扼衝萬夫莫敢前孟琰所以退司馬懿
也枕席上過師趙克國所以制西域也金城千里河山
四塞同形制焉映日則白虹屬天影波則青龍亘地觀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

記

二十四

漢

水則清流可鑑載月則容光不夜士女嬉遊壺觴歌吹
玄灞素滄昆明太液同勝賞焉美哉公之爲烈也何道
而臻此將所謂精誠之極開金石遷山谷決江河者耶
古名臣造石橋若李晟于趙郡李昭德于洛蔡襄于晉
陵以公相方代不數見彼哉秦事又何足借爲喻也晚
世士大夫不飾簞簋良田廣宅貽所不知何人雖昏夜
風雨吾不入其門矣抑或端居自守秦越人肥瘠漠然
無關于心夫何賴焉修之家其德乃裕修之邦其德乃
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鄉之不睦而能爲德于邦國天
下者未之前聞温公以天下爲己任施由鄉始知所先

後斯近道矣橋作于萬曆十有九年九月而成于三十
有一年十有二月釀金度支之數分職賦功之人遽數
之不終其物第采來生言大略書而勒之石後人思締
造之不易而慎守之若鄴人不聽吏舍渠以就馳道曰
西門豹賢君法式不可更也是豈惟一邑之幸

黃石橋記

今天下富稱新都新都屬邑首海陽海陽城南五水匯
焉是曰漸江東流可十里匯于萬歲山之下形家所名
貨府管鑰也爲橋束之當益固計工費各以鉅萬數官
無見財百姓任疲莫有適者居安里父老黃廷侃自請

大沁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

二十五

漢

執事不諉上庀材鳩工量功命日身主辦力子弟分曹
再越歲而橋成行者潦不病涉貨殖者利不外溢士舉
于兩都者歲五六人見以爲得地形便而父老名驟起
聞畿甸間豪賢長者爭交驩矣父老逡巡固讓是役也
郡大夫日夕焦勞石畫而邑令奉將之者也鄉薦紳先
生所首事而博士弟子攝贊者也韓盧卽善搏發縱指
示誰乎郡大夫若邑令若鄉先生博士弟子則又聚族
而程功上諸臺使者諸臺使者下檄褒功相踵而至已
奉詔賜父老爵一級復其家表其宅里更名橋曰黃石
以彰大父老之誼比于圯上公云蓋好事者有言夫已

氏眇小丈夫耳面無見膚滯財役貧懼夫睥睨而齟齬者爲名高以誇詡衆庶上之人必屬耳目焉庶幾無後艱是善居奇貨者也下者謂父老居恒攻苦食淡緼袍無表足履革舄卒以織嗇擁高貲柰何舉而實漏卮填巨壑還視橐中金餘尚有幾所謂一算之復不償所失是買櫝還珠者也不佞聞而竊嘆之天下熙熙皆爲利來故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夫利事效見前而名非可以控搏物也藉第令用財自衛張御食飲與封君比入姝麗克後房狗馬厭梁肉否則爲貲郎依日月之末光一旦歸里門傳呼甚寵故所等夷望見引避不敢與均茵

馮亦生人愉快事也父老揮萬金不知于色捐難得之物以希身後不可知之名已蒙虛名而人受其實利此其人豈棄衡石而意量遂爲無貲省者哉且也善逃名者無如圯上老人得孺子授一編書去可矣穀城之石必以伏臘致祠夫何爲者名者實之實至人所不廢也矧于叔季若之何以好名少之古之善爲天下者鼓舞人羣惟名是務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紀于常考于鼎祭于烝藏于盟府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鄉大夫書其能者賢者而獻之王登于天府遲速衰序于

是焉在要以扶助德美爲華寵耳一夫植表萬夫鼓噪
一人縣的萬人爭射夫名聖王之表的也天下園視而
起必不餘力而讓名矣諸大夫錫父老令名賞勉愧偷
以立民柄政之善物也其何嫌之有維時楚人丁元甫
爲海陽善不佞持論過而請曰徒枉輿梁則有司存下
走不敏受事甫四月徼天之靈得久于海陽其何敢忘
茲役幸爲父老所先苟有以藉手奚必出已海陽列隧
百重千金比屋人人自立然諾好氣而喜勝甚者扞文
罔不顧父老折節力田務于本業自詭效功上不損縣
官下不煩里旅創振古未有之緒儻所謂善富非耶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 二十七

漢

如父老數十輩參錯都鄙中下走垂拱蒙成受賜無量
子舊史氏則惟采聽書列以風示四境之民父老死且
不朽父老家有義田里社分廩振荒又嘗爲黨正履畝
平賦無所影賴諸行誼在學士長老之口以非橋事不
錄橋修廣高厚有度土石僦費有經歲時方位有宜具
在汪司馬碑中

聚源壩記

祁門巖邑也山居十之八水居十之二其北山曰黃金
尖分爲大洪又分爲仙師塔歷梓木均度峽而邑治負
之水自北諸山來者爲和溪程氏家焉其下導爲偉溪

方氏家焉爲宋溪楓林余程二氏家焉爲小栢溪仰林
汪胡四氏家焉爲大栢溪程蔣二氏家焉距邑五里所
有地曰石闌干而北山之水合其東山曰張公分爲楠
木嶺水自東諸山來者爲石溪吳黃張許氏家焉爲玉
溪敷溪魁溪李氏家焉距邑十里所有地曰花橋而東
山之水與兩水合而函邑之南城其地則今所築聚源
壩是也謝汪二氏家焉左鳳凰山右十王寺兩山如陳
啓肱而壩爲中堅當未有壩時夏暑雨諸山水若建瓴
下其洄也可立而待也冬則譬之走陸無事褰裳海寧
祝公爲祁門知其狀集邑父老子弟若縉紳學士之屬

而語之曰吾聞之水道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江河在
易坎爲水萬物之所歸也邑介萬山中獨此一衣帶水
耳而不能常聚何以聚人宜築壩障之于形勢利便父
老子弟縉紳學士皆曰諾上其事諸臺使報可而會邑
人謝計部成進士歸捐貲以倡且親爲植四封之內響
應景附經始于某年月日而以某年月日告成計其長
若干丈闊若干丈凡爲費若干丈不妨守備用不煩官
府官不易朝常民不廢時務而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殺
其澎湃訇磕之勢而無填淤反壤之害波受風如穀潭
受月如鏡舩舫罽罽往來鱗次爲邑勝賞于是不佞所

善友人程大中者舉以媿不佞此吾邑千百年肇有之
觀而祝明府惠政之大端也太史公其幸記之不佞嘗
考古之爲政者必崇效天而卑法地天地成而聚于高
歸物于下䟽爲川谷以導其氣陂澹汗庫以鍾其美聚
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其有過不
及則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其宜故禹封崇九山陂
障九澤鍾水豐物水無沉氣物害無生地平天成受氏
曰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公劉遷豳夾其皇澗
邇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鞠之卽周公營成周卜澗水東
灋水西惟洛食史伯爲鄭桓公謀亦曰前莘後河右洛

大沁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

記 二十九

漢

左濟主芣騶而食溱洧水利之繫人國其重如此而一
切以爲形家言使人拘而多忌不足聽聞又以爲防川
崇藪墮高堙庫逆天地之性懲噎廢食懲羹吹藿亦何
固也祝明府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象物天地使水
土演而民足財用其行古之道也與中世以來仕者視
官如寄治簿書踐期會日不暇給何能于繩墨外爲民
建長久之利祝明府治邑七年政聲爲天下令冠冢宰
上其名請下徵書

上適有他忌不果明府不歎望孳孳勤民之事是以就
此祁門之人何厚幸得久在明府宇下是役也天時地

利人和輻輳並至豈偶然哉不佞爲記而勒諸石鄭白
之渠可同日語矣大中又言其邑德明府卜地于壩之
傍貌公而生祠之別有記

中橋記

祁門縣北十五里而近曰善和里程氏家焉自唐迄今
閭閻簪纓相望里凡上中下三村無他姓和溪貫其中
受四澗澗縈三村若帶而其居中村者故老云金魚山
下有廣平橋廢久矣歲時霖潦溪漲不可揭厲卽輿梁
荷鈞取辨目前激射轉徙如實漏危程之宗有豹與周
者策之曰無橋則病行者爲木橋則病居者盍治以石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 三

歲

未就而卒而豹之子天德周之子神保思成先志神保
有子大中游于予最久會予宦大梁以月俸十金餉神
保神保曰吾聞蘧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神保
辱在草莽其何敢私大夫之惠請以此爲橋一簣微福
假靈于大夫吾宗人分猷念以相從幸而集卽程氏世
萬子孫並受其貺而神保又卒手書遺大中必無忘祖
若父之言大中于是以癸巳之正月與天德會宗人于
祠告以故皆曰諾各捐貲有差而豹之孫有功昆弟賈
淮揚間聞之斂金錢爲助二月則天德大中及大中子
可任行之忽有異議工幾輟而大中嘗爲其弟之子可

學貸余三十金余悉以其母子昇之宗人稍復踐初諾
十有一月而石橋遂成和溪故有十景登橋則景咸在
目爲觀游之勝而形家以橋遏下流水不外洩爲吉自
豹周以來人更三世六十餘年而始就厥惟艱哉詩稱
成周之業篤自公劉涉渭爲亂始有舟楫及文王而造
舟爲梁親迎于渭視公劉差盛橋梁猶未興也及周公
而後月令條舉水事雨畢除道水涸成梁未聞以石也
殆其後徒杠缺而鄭僑致譏川梁隳而陳靈兆敗矣彼
有國有天下令行禁止勢無所不得而創與守猶若是
難也况在庶人之位者乎程氏自唐家善和者百世而
大泌山房集

親則孝睦族則仁勇于善則義人人親其親睦其族何功之不咸何治之不古大本立而達道行以名中和夫誰曰不然其時邑令海寧祝君以庭盡心民事程氏子姓願加一力蓋象上之指也因附記焉

法緣橋記

余嘗作吳太學君遂傳知其季子內史復季得父之俠久之友人黃內史賓王以其外生程德懋從余游德懋誦季子賢不終其物一日再拜跪膝下行而泣曰懋官爲役之日淺奚敢有請事今薄不得無言吳內史之所爲德于鄉非一人無如懋官厚鄉人所受賜于吳內史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

三二

漢

非一事無如法緣橋鉅當吾之世而好揚人善者無如使君使君客廣陵金陵適與橋成會徼惠使君一言重于千金是懋官以千金報內史也庶幾可稱人于世有如使君且暮還雲杜窳人子安能贏糧不遠數千里而索之茂林大澤乎余扶懋官起而問橋所繇來與其命名之指懋官對曰內史世家海陽商山里子孫千億里北獅山商水出焉其西平疇田可一同其中爲龍宮寺太學君所更新也其東北句吳于越七閩五嶺四達之衢也而以受諸山水雨集蕩然爲壑不可以方不可以泳相視而嘻耳蓋亦有乘木爲梁者自頃蛟龍怒作懷

山襄陵大隗異哉民且胥爲魚梁于何有內史計之曰
必以木是歲歲勤民也民子遺矣其可勝哉乃伐獅山
之石爲橋高二十尺有奇修百尺有奇山之麓爲漢漢
壽亭侯祠橋之東爲七級浮圖幾與獅山等下列肆數
十楹沿溪種柳而西爲飛虹亭以倣古施舍賓客負任
之義亭南環堵之室鑿池壘石以資吟眺更南則王父
明善書院也橋左右喬松怪石周遭錯立形家言天地
聚于高歸物于下橋當里下流有聚有歸風氣鍾美人
文當日蔚興以故諸學士欲題橋萃秀而內史夢若有
神告之曰緣此橋利涉大川當名法緣內史以告于衆

衆咸咨嗟名遂定矣其宗人茂才祁元爲傳紀之內史
固讓是緣耳不佞何功之有夫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
功以求處情內史爲君子足矣而吾曹可晏然受之而
已乎使君被之令名匪懋官是爲實爲通國之光余以
所夙聞內外生平按今程生言而知內史之不好高人
以名其指深也不博名而名卒附焉其道公也昔者內
史王父爲精廬士藏修息游彬彬若河西稷下而內史
爲橋以輔之山川草木相映發與人士精神意氣相感
動其父太學君新龍宮寺爲石橋於邑中若越之隣邑
者六民到于今受其賜而內史復用之于里父母之所

愛愛之父母之所敬敬之吾何可以不推所爲其中有
羹牆之見几筵懷桶之思則其外有垣墉墜茨樸斲丹
牖之功是役也孝之術也振人于厄兼利而無私可謂
曰仁余以爲仁自率親始積而能散一勞而永逸可謂
曰義余以爲義自率祖始非然者彼環里而居其爲人
也多矣何獨內史王父作之父嗣之子式擴之博施不
倦若是哉君子于鄉黨恂恂退讓不以賢智先人而儼
然比德祖考矜則已甚適足自辱耳宜內史之辭其名
而託于法緣也詩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禮曰善則稱親則民作孝使往來橋者謂內史父若王

父貽穀子孫錫類不匱顯親揚名于是焉在內史雖辭
其可得乎禮又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人不獨親其
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于己力不必爲己使人聞內
史之風而興繼志述事觸類而長之適求厥寧適觀厥
成奚啻橋然哉是爲孝塞天地橫四海施後世而無朝
夕內史雖辭其可得乎夫西方之教無名欲強名曰法
既有法矣安得無名乎強名曰緣孰與儒之言孝乎侈
而張之乃有名孝庸德也人人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惡
所用侈私而專之乃有名孝達道也自天子以至庶人
一也惡所用私名莫大乎無名惡所用避故曰內史之

不欲有名其指深而名卒附焉其道公也程生曰使君識其大者吾儕以私惠歸德微矣請勒諸石與天下共由之內史名懷貞其世德具家乘郡邑乘中

王侍中堤工記

不佞所善郅蔣叅軍者數爲言王侍中賢也一日手錄侍中堤工始末馳使而請記曰大司空會公記之矣夫平水土濬畎澮司空職也侍中爲司空分猷司空與太史善誼不得無言堤在焦山豐樂池河諸莊可數十計而焦山爲最莊督亢田各萬畝以供湯沐湖水四緣蕩爲巨浸田汙萊而民轉徙垂四十年侍中下車廉得狀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

辛五

漢

毅然以爲任簡其副劉文丁朝用爲植巡功下竹槌石蓄苴補漏罅已沿勾廉爲堤激爲斗門央瀆時鍾洩爲諸渠往往股引不數月而告成費取諸官廩役取諸雇傭有司無所溷居民無所苦旱潦無所虞畝收十鍾而流移還定室家生聚舊墟煥然改觀則侍中以也史遷身負薪宣房厥有河渠書太史郢人耳而目之誼不得無言不佞蓋瞿然有感于聖化云今夫薦紳之吏以詩書起家爲民司命庇焉而或縱尋斧焉不者聞疾痛咻喫若無涉吾事而求多于銀璫左貂之屬必無幾矣輓近世習爲苟簡自恣之治取辨目前稍有剗造怨讟叢

生在意者藉口長府自解貽弊將來卒不可爲

天子垂意元元惟恐傷之蠲征薄賦詔歲屢下郢則
純皇帝陵園在焉自義率祖恩賚較宇內有加凡可令
民永佚

上不憚一勞必申其畫如徐沛河工是已侍中久在掖
庭習見

上顧畏民暑率作興事幸得視湯沐邑奉將德意其何
敢後是役也不以天步輟人事不以小費妨大計不以
秦越視民肥瘠一舉而三善備焉子輿氏之揚武烈曰
不泄邇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周公以立政侍御僕從罔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 三十六 漢
匪正人伯罔以命官化行于士君子易而洽于媠近難
誠重之也述侍中所爲庶幾古意涵泳上德素矣不佞
又讀禮八蜡之祭下及貓虎帝實降康會不得分半菽
之享何以故德產之致也精微天下之物無可稱其德
者即人戴侍中生而祠之迺不知有

上其斯之謂與不佞竊附善則稱君之義爲推本所繇
如此侍中當益強爲善以光昭

主上令德繼侍中而蒞茲土者胸猶有心可以鑒矣侍
中名禎常山郡人叅軍名大方爲郡功曹文無害除大

司空屬治

莊皇帝山陵及胡長河橋以廉幹稱江陵太師廷薦之
上命侍臣識其名兩人相為引重固其所也

城者仲山甫之子齊召

也

人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四下

記

辛七

漢

上命侍臣識其名兩人相為引重固其所也

莊皇帝山陵及胡長河橋以廉幹稱江陵太師廷薦之

大泌山房集卷之五十五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盛民祠記

古者諸侯初封天子命大臣往城若仲山甫之于齊召伯之于申諸侯或失國或避患徙都方伯約與國城之若齊桓之於衛楚丘杞緣陵功播聲詩事紀春秋其重如此今之縣古之國也幅員廣大生齒蕃庶或倍蓰古大國而城或闕焉抑卑薄不足賴則爲之說曰公侯干城衆心成城在其人耳嗟乎世之衰也久矣上無干城之才下無成城之心何恃而不恐設險守國城可但已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

一

古

乎嶺南有河源縣則南齊永平也改禎州則宋熙寧也城以土故疏惡寇至不能守委而去之則勝國之季也寇退遺民依槎水而居是爲三廓因以爲縣而故城爲河源千戶所則明初也城有兵無民兵不足實城而以南隅爲北邛冢纍纍然三廓地偃潴久益墊隘邑令林大黼與兵使王化用邑人李封君學顏議徙故城衆撓之當如墓何兵使曰生者且爲魚死者寧血食遷死者墓而因遷生者居是兩利也就城北之墟徙縣治所居之東北面而李封君與丘鳳鄺京佐貲則隆慶辛未也貲不給工且輟而侍御史蜀龔公懋賢詹公貞吉先後

按粵知其狀毅然以爲己任檄所司墓直城應徙者量數計直而資之地故在官而竊據者則壞計直而市之得三千金兩公復以其贖鍰數百千緡來助復籍藍溪長吉盜田令民以直自占凡二千餘金而令曾守愚因之徙縣治南向守宋堯武因之仍故城址務寬大以容民蓄衆李封君捐其督亢地爲士民先謝成學文迴莫文泰李乾李恩之屬捐各有差共經營之則萬曆戊寅以後事也民猶安土重遷大水忽至視昔滋甚令湯民仰因之率民入城則萬曆癸未也令傳履禮因之覈兩侍御所定地若田之直之通入者爲城四周磴道則萬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

二

古

曆丁亥也李封君之子觀察燾奉其父遺言爲渠爲隄引水環城四面如帶邑令周炳黃朝選郡倅竇文照制府陳藻共贊之黃令辨方正位開南門而城事乃竟則萬曆壬辰也金城湯池民有寧宇盜與水不爲災曩之講張爲幻者晏然恬熙而歸德兩侍御公尸而祝之其獨歸德兩公者何也舉大事動大眾苦于浮議之熒惑人而兩公折之苦於經費之不足天降地出不可希冀而兩公濟之觀察于兩公同榜其父子爲通邑造命口卒瘞手拮据積有年所而兩公信任之譬之室兩公垣墉諸君子塗墍茨譬之田兩公敷蓄諸君子疆畝上有

干城之材而後下得效其成城之衆心蓋由南齊以來
一千一百餘年始議城城由隆慶以來二十餘年始有
一完城豈不甚盛乎禮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能禦大
菑捍大患者則祀之兩公功應祀與禮合國家禁見任
官不得立碑建祠而詹公爲楚按察使已卒龔公爲河
南憲副予告起黔中坐讒不果且去其時垂三十年不
抵禁河源之士民謂不佞亦兩公同榜士越數千里而
使使以記見屬不佞嘉南越之有名城也佚道之能使
民也善政之結民心也吾榜得人爲盛而粵人之不倍
德也采說文釋名城以盛民之義而名之曰盛民祠爲
記其大都如此守而勿失以時彌縫其闕無俾城壞則
在後人念之哉

劉憲副祠記

饒州郡介吳楚間廣谷大川生產豐贍故得饒名而其
俗喜上人專屬強壯蠡氣淮王建國在焉依憑城社實
繁有徒頗負難治聲齊劉公爲郡省刑罰均則壤寬征
徭簡供億市籍在官者罷不問自諸王以及四方賓客
若寮家屬吏一切餽遺不得入桎梏之內校試儒生杜
關說審權衡聽訟服念鞠訊理其覆沒饒與新安比壤
賈人強半新安勢有主客而或以重本抑末觴爲民往

往失中公解偏駁之愛同焉皆得卽有爭酌情揆理按
法務適其宜賈與民相睦市不貳價關不苛譏物不騰
踊遠邇歸之如水就下獸走墮然公旣擢觀察使備兵
虔州民思慕謳吟不忘而諸賈人戴公尤深貌公像生
祠之好事者來乞余文之以辭問公所爲守狀曰悉數
之不終其物君所述前言庶幾矣公初令江都余以穎
上節白事諸臺見公恂恂若不能言退而省其私節儉
易簡江都貨殖游俠之藪交關請寄萬方卒無隙可入
是時他長吏善迎合乘人鬪捷名出公上公澹然自守
卽齟齬扞格不爲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思君子不改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四

古

度也公所以爲守卽其所以爲令耳不吹毛不察淵敦
若樸曠若谷澹若海若椎成非當機不急斷若洪鐘非
大叩不發聲是以彼無惡此無斁而永終譽也夫的然
日亡心勞日拙者何益哉余嘗觀太史公傳循吏曰身
修者官未亂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張釋之
曰秦任刀筆之吏吏爭以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耳漢
重守令守令率用廉平悃悃無華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民乃實受其賜豈惟守令高帝用絳侯以重厚少文景
帝用衛綰以敦厚可相少主孝武用霍光以小心謹慎
鄭當時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西漢風俗

近古以此就余所覩記劉公真長者哉饒州江都人以爲難公獨易之斯不言躬行之效已以公爲令纔得擢省郎在陪京一麾出守復以劇郡號爲拙宦而輿誦四起尸祝俎豆於賢人之間仕宦亦何樂爲彼不爲此也今吏治趨巧僞人情長浮競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如劉公者叅錯方內承流宣化庶幾見西漢盛際乎柱下史有言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又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公善不近名太上之所操也諸賈人爲之名衆人之所務也兩者道並行而不悖余故不辭而記之如右公名之沂山東博興

人萬曆戊戌進士

周督學祠記

孔子曰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惟凱弟君子乎凱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故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他日日子產惠人是衆人之母也食之不能教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而況於師師不嚴道不尊易子而教何爲者以子產之褚衣冠伍田疇非常之原輿人誦焉然且母而不父而末世爲人師者垂事養譽法禁

節奏亾軼優楛壹是縛詘其體裁呢嘔其聲氣以徇之
抑或粗厲猛起奮末而不假道人爲之貫之積重之致
好之哉吳周公始督學楚旣督學晉恭敬以蒞之忠信
以孚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士爲一變矣士有墨
屎眠涎喬宇鬼瑣之行瞞瞞然瞑瞑然于酒食聲色舞
知猜禍者投籍之斥遂之士又爲一變矣當臨校時數
千百人分割而等異之片言隻字靡不雌黃如離婁之
察秋毫易牙之別淄澠士又爲一變矣請謁不行強禦
不避其文不詭於正雖寒峻必收其有束修至行亟收
之其文諄諄雖貴介必黜其有穢德亟黜之竿牘之間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 六

古

算器之食終歲無敢造門不探壽而公不敦槩而嘖不
衡石而平士又爲一變矣教不能不措舉統類而應之
無所礙恁如叩洪鐘大叩大鳴小叩小鳴鼉鼠果然之
食飲各滿其腹爽然快心士又爲一變矣月奉幾何損
而頒之母子相權士親老無所養貧不婚葬者於是焉
資卽一几一席之費具爲區處不煩里旅藩王威命露
寵操一諸生如發蒙振落耳力挂之以免郡邑長吏能
教養士者甄異之名宦鄉賢久而湮沒其後人陵遲不
能紹明者表章之士又爲一變矣故事三年一試公五
年而二試無從事獨賢之憾進退因其所習軒輊惟其

所當肯或拔之今或抑之昔或疵之今或褒之無逆距
無固畱士又爲一變矣士不易窺公頰笑之色而莫測
公陰陽之用尊嚴而強教當今之世未有出公右者也
然而士隱然若渠堰櫟枯之在於已也豪強化之衆人
愧之邪說良之奇衰逃之禮然而然師云而云習俗移
志安分移質吟口名聲如日月挹其芬如椒蘭奉其言
如圭璧尊尊親親道稱備焉此不以比周來也不以夸
誕有也不以勢重脅也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非所
謂飢弟之化而師嚴道尊民知敬學之驗歟公考最久
數有殊尤之擢士度不能留公相與貌公像而祠之謁

不佞記其所繇夫生祠非古禮也而禮有可義起者記
曰天子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
爲師則弗臣也夫以天子之尊而臣爲尸者其人卽子
弟行而儼然以祖父事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聲音人
也而以神饗之視生祠何殊然則師雖生祠可矣庚桑
楚之居畏壘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人猶尸祝之俎豆于
賢人之間公爲晉師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日異而月不
同功千百畏壘水深則迴樹落糞本崇德報功匪今斯
今振古如茲公亦聽之矣且祠非虛設也公卽去晉士
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出入以度外內知懼聖人以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君子以教思無窮皆是道也奚不可之
有彼務悅安而略強教者不講於師嚴道尊之禮凱弟
君子之詩胡不取公今日之事觀之也不佞楚人見楚
士心服公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非一日
矣維晉亦然所謂殊事合敬異文合愛者耶公名繼昌
字文伯無錫人舉鄉試第一登己丑進士

劉僉憲祠記

征商之法其略見于周官而其義詳于孟子周官廛人
掌斂市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入於泉府凡屠斂角
筋骨入於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司市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八

古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孟子曰古之爲市者以
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求壟斷
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又
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關市而不征古人關市征斂
之本意以抑夫逐末專利者且無偏仰給百姓之賦豈
虞夫後人與商賈爭尺寸錙銖爲民病耶自頃闡人四
出權稅如漢左騶故事天下騷然尚須有司救正而有
司上下相蒙莫之誰何間罷闡歸有司而民之苦之甚
于闡若所聞郡丞夫已氏之稅淮郡廟灣鎮者狗豕不
食其餘矣自秦劉貽哲蒞事發政施仁如旱霖雨往以

軍興稅一金而增半軍不興增如故則汰之以倭患
民舟民願輸租造舟舟成而租如故則裁大舟租三之
一小者盡蠲之正稅一金吏胥所需幾相等其尤無良
爲牙僧一細物而經十許人手索賄無厭除牙僧不用
郡丞職曰海防足未嘗臨海賊出沒無禁掩其不備率
師巡徼得盜魁與其保舍匿藏者賊焚舟遠遁矣鎮有
五坊役夫一千五百寡人子餬口四方而婦子應役追
呼不勝擾做京師房號法輸直募夫以三十一名爲準
以九則定直多寡極貧者不復徵皇簿夫五百名議以
淺夫城操代之坊有總甲供官器用如實漏卮去之令

官自措置卽圍人日供蔬罷遣不使凡訟命其人召與
俱來不假手五伯之屬其斷侯伍殺人罪與決談絹張
銘失牛事皆燭照情僞人以神明擬之作爲歌謠傳布
遠邇老稚婦女焚香讚誦貽哲旣擢蜀僉憲鎮人留之
不得思之不置而爲祠生事之以貽哲爲不佞高第弟
子屬之記夫大學之道在親民親民無他所欲與聚所
惡勿施而已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
使五尺豎子引其捲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人情莫不避
害趨利順其情而使之夫安得不親愛之願長有之以
爲利哉勢不能長有之而代者又不必盡如其人則爲

之祠以寄其思且俾咨故實駿奔走者觀感興起焉夫
鎮人之祠貽哲非私貽哲也蓋自爲也乃貽哲所以得
此於民有自矣當其爲郎值風霾上封事多戇語封倭
議起獨抗言不可歷三署十餘年一麾出守潞安爲民
省地征招流凶給耕具貽嘉種墾田萬畝儲粟歲數千
石備賑有三城行汲苦遠爲鑿池奠水復襄垣故河道
通井泉民安其業爭先入賦完積逋萬餘宗人祿與廩
傳費悉充而輯飭學宮圯陋督課諸生俊異者踈紳爲
四方珍貽哲誓不市寸縷僚屬以下無以寸縷贄金矢
之罰悉市粟不入橐會貢紳者導行費不足中人以白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十

古

上上黜貽哲一階貽哲棄不赴

上以爲懟復黜三階遠投嶺海爲鹽官十餘年不調鹽
官亦利藪貽哲勵操不改稍遷荊州丞而讒口中之銓
宰悉其廉量移淮安其政與潞安嶺南一也易有之利
者義之和也利於已不利於物則悖義不和不以已害
物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是義不明至於廉恥喪寵賂彰
民生不遂疾視其上而國隨之大學末簡七篇首章諄
諄言之以正人心塞亂源也貽哲得民和本於能廉持
廉本於知義利之辨其大父南嵐公爲王相國數十年
其父少嵐公爲郡守轉運使十許年率有清白聲大父

祠名宦鄉賢少嵐公七十以往勤儉不殊寒士貽哲不敢以官中物爲養得成其節余官晉見晉武鄉祠南嵐公潞安祠貽哲今旅食江淮而廟灣祠適與行會喜而不寐寧在孟氏聞樂正子下哉因爲敘行已當官大略以告後之踐其位者見賢思齊當知所寘力矣貽哲以廟灣通唐海漕道達膠萊可避河決之害爲國永利其畫鑿鑿可行附記於此無謂秦無人謀適不用耳

張戶部祠記

余承乏秦藩臬凡四政悉邊務梗槩部河西日則榆林亦相隸數白事詣中丞臺知其兵餉率後二時餉出陝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十一

古

西諸郡縣者緣壬癸旱災寬二歲出內帑者大司徒供上非時徵索額亦損至庚戌歲復旱萬戶突無烟餒人坐行蒲服相望於境而開府公移鎮雲中代者未涉疆治兵憲使復徙魏郡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萬口嗷嗷變且不測邯鄲張公以司徒尚書郎司餉來初下車見其狀潸然出涕曰不佞所司兵餉榆林夫人而兵也兵無不仰給餉而坐視無食以至流亾生外患如官守何亟搜粟於庾括金於帑度可以濟事則又計曰吾聞之韓子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云寧一月饑毋一旬餓餓甚於饑不可同日語當以此爲差先爲糜食餓者而

時出按視之使諸吏分部護賦卹母得有虛壯而饑者收穀之高年鰥寡孤獨篤隆不自存者有加等益市粟以待乏公貶食嗇用恐懼修省見於顏面惻怛哀矜形於撫諭無久旬五之期人有生氣無菜色父老婦孺日跪行爲千秋之祝也再越歲而公拜觀察使治寧夏兵鎮人如嬰兒中路失其母傾國男女參厠車從間塞路攀轅有刳股而志慕者班定遠之剄頸耿美陽之務面于今再見居有頃公解兵符歸矣思公不忘則卜地鎮東南隅爲祠生祀公嘗觀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匪頒賜賜稍食以歲上下數邦用知足否治年豐凶

而其所委積則遺人掌之自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莫不有備故大司徒十二荒政聚萬民小行人賻補札喪調委凶荒哀弔禍災爲一書太宰喪荒有式以三十年之通有九年之蓄何所不可爲今上下匱竭而責無米之炊難矣漢汲黯以便宜持節發粟賑河內歸請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宋建隆間揚泗饑戶部郎沈義倫欲以軍儲貸民有司沮曰來歲不稔孰任其咎義倫言國家能行仁政自當召和氣致豐年上從之今官府睽隔水旱封事滿公車褒如充耳俗吏拘文法苦牽制褊心成忌煩言易興而欲於意外行事若鄧攸擅開倉劉

稚不待報彈文除名其可免乎是役也公持出疆不受
命之義不嫌掠美市恩好高人以名爲榆林人造命有
閔閔之心盡公不還私決疑應卒所言不可過今日此
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予
不期衆少其于當阨故曰觥飯不及壺殮以數千萬生
靈危于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而一旦更生之是大惠也
榆林與虜呼吸相聞虜逐水草移徙田獵禽獸爲生我
兵脫巾抄暴則虞歿法寧且坐而暈亾乎計無復之割
挈馬兔而走虜或爲虜導其良士選卒必殪車甲羽毛
例敵強者善攻弱者不能自守雖有金城湯池土崩瓦
解公行之計而後鎮人無生戎心克義益國是大功也
禮所云禦大畜捍大患則祀之不亦宜乎予又考古之
生而祠者石慶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大治
齊爲立齊相祠公家少保社稷臣宦轍所蒞畿輔楚越
秦晉尸祝俎豆不衰公兄弟與子姓纂承令緒奉揚德
美寧羨石氏于公爲縣獄吏所活一邑人幾何公活榆
林人且十伯千萬是故揆諸禮經質諸人情而公之祠
可百世不毀也諸元戎與薦紳大夫士以余爲公通家
榆林余舊遊未能忘情其人受公賜與有感焉爲記祠
所繇起如右

宋工部祠記

比年官殿災需木爲亟木有鷹平條槁二則取辦東南諸商縣官方遣中使四出括貨以助大工爲名工不遠舉木至潞河數年不予直諸商坐困無俚之至以轉鬻民間而巨室倚勢摧直拏摸之會淫雨水溢木蕩析流亡逋累十三萬司空臺省以聞捕諸商于南城門候獄而屯部豐城宋公權木武林請勅並董諸逋木諸商人寒恐避匿以爲無所逃死而公一切從寬政其大指有二端一曰恤民隱諸商故有木以無直曠日持久餓賃資斧之不繼饑寒之不免而賤售之事非得已所漂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又三

失悉入厥者厥官吏典守胥在非無稽也小民逋賦尚有帶徵遠其期至再三商何獨不然新商蠲其官稅助其運夫汰其私費酬其平賈請舊商比新商之半諸商錮京師而令親屬代牽縛縮貉失罪人不孥之意乖知情同罪之律強之售產多寡低昂疇爲主者他人亦何敢承受勸之乞假則虞貸駮三千里外勢難遙制請許親屬代繫俾身歸對簿勒之市木爲便鷹平直貴條槁直賤往者木十分鷹平二之條槁八之每一木直一金而贏更二爲七更八爲三直相懸絕衆人穰穰熙熙爲利往來耳強以不堪其孰應之請從舊直便諸商皆由

粵餘燼寧堪重科請以十三萬爲率十償其七餘悉蠲之而運木用凡六萬金請官予其半俟閱實而後盡予之民爲邦本財爲民心傷其心則傷其本可謂針芒不足洩元氣乎故不難以一人之身任數千百人之怨而不欲以數千百人之命博一身一時任事之名也一曰重國體國計民生同條共貫食君之祿當愛養君之民推廣恩德卽以導迎和氣資益君弟祿年算民間一畝之其塚堵之室厚饋諸工冀其歡樂從事以希後福國建大工荒野窶民就而克雇庸操畚鍤衣食其中諸商深入險阻破鈍刀鋸不顧毒蟲猛獸之害遠涉江河水

宿風餐不辭波濤沉溺之患違離鄉井滯淫道路不辭祈寒暑雨之苦爲國樹萬世丕基而驅迫以苛令嚴刑殞其身覆其家喪失其父母妻子昔人所謂金碧瑩煌者膏塗爨血也且也法行自近巨璫侵牟大臣竊據視諸商何若而器鼠不投社鼠不薰卽有彈文掣肘不得奉三尺抑如水投石而莫之入乃屑屑與此辟辟爭刀錐剝膚吮髓乎箠楚之下何求不得而其心鞅倖傷悼其口殿屎呪詛法所不加矣其如國何宋公之論出而忠臣義士斂衽起敬擊節稱善相屬司空從之公又以其所應得日用餼廩楮墨之金屬之藩司爲諸傳命督

促者水具舟陸具騎不以煩廐吏符檄雨下四遠莫不
敬諾岷嶓內外左右拱手而聽指揮勿與商錢通諸商
如期如額完所逋旌門復身予爵一二次者賞有差開
以大信艷以榮名諸商投欸子來而慮其以譴謾冒託
也公微服操小刀至京口湖陰上下第木大小六等以
天子萬年壽考爲號吳楚之材蔽江而下視十三萬且
過之矣諸商戴公如慈母敬公如神明明奔告諸臺留公
更任一年而不得則象公貌爲祠武林西湖之上而事
之而謁余記以焜耀公令問令望夫生祠所在而有或
出市恩或出行媚或以勢力相強卽去思遺愛誠不能
水火而奉揚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又十四

忘要之安常履順易爲德耳未有肩不可已之役修不
可弛之禁遭不可爲之時而先之以明察行之以寬大
持之以剛斷守之以廉潔拯此子遺殘喘之衆于塗炭

水火而奉揚

明天子德意如江之永如河之廣謳吟頌禱踊躍鼓舞
若斯其至也尸祝俎豆微公其誰與歸周禮司勳有功
者銘書於太常祭於太烝公之勞在國在民合於司勳
異日當有太烝之享是祠先之矣爲櫜括公仁言善政
之略而載之麗牲之石公名良翰字直夫江西豐城人
萬曆丁未進士爲祁陽邵武兩邑令皆有聲茲不具述

劉郡守節愛祠記

皂角市蓋景陵一雄鎮也市可數千家其始就田野乘
屋而居久乃成聚田盡廢而賦如故已又稅間架名曰
地租歲百三十金又設里區名曰新編歲千金新編以
備邑供億地租以充郡公費如沃焦釜而實漏卮追呼
之擾輸納之難且倍蓰無筭市人騷然重困矣裹糧走
兩臺上狀兩臺以下郡邑皆言供億公費不可但已廬
陵劉公初領郡聞之嘆曰

聖天子垂意元元卽惟正之供一切蠲貸柰何以吾曹
故而病細民其亟除之復惡其籍之存也請於藩大夫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十五

古

除之令既下市人流移稍稍還定會公有事來市父老
子弟蒲伏道左驩呼謁謝如痺者復起婦女焚香里門
爲公三祝則又當市中而生祠公以風四遠昭示來體
父老子弟謂不佞故市人幸得辱公顏行伐石使記之
不佞嘗觀周肇造時上之人爲其民疆里宣畝定十千
之稅罷夫里之布其民織而玄黃獵而羔豨釀而朋酒
悉以效之於君若家人父子不憚煩也後代征求無藝
酒漿珮璲所費幾何而民遂厭苦無聊何以故彼其初
無所利之也上以利罔下下亦自私其利怨讟爭鬪所
從來矣夫供億公費云者豈香墨而藏之裝橐歸遺妻

劉郡守節愛祠記

皂角市蓋景陵一雄鎮也市可數千家其始就田野乘屋而居久乃成聚田盡廢而賦如故已又稅間架名曰地租歲百三十金又設里區名曰新編歲千金新編以備邑供億地租以充郡公費如沃焦釜而實漏卮追呼之擾輸納之難且倍蓰無筭市人騷然重困矣裹糧走兩臺上狀兩臺以下郡邑皆言供億公費不可但已廬陵劉公初領郡聞之嘆曰

聖天子垂意元元卽惟正之供一切蠲貸柰何以吾曹故而病細民其亟除之復惡其籍之存也請於藩大夫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

古

除之令既下市人流移稍稍還定會公才事來市父老子弟蒲伏道左驪呼謁謝如痺者復起婦女焚香里門爲公三祝則又當市中而生祠公以風四遠昭示來體父老子弟謂不佞故市人幸得辱公顏行伐石使記之不佞嘗觀周肇造時上之人爲其民疆里宣畝定十千之稅罷夫里之布其民織而玄黃獵而羔豨釀而朋酒悉以效之於君若家人父子不憚煩也後代征求無藝酒漿珮璫所費幾何而民遂厭苦無聊何以故彼其初無所利之也上以利罔下下亦自私其利怨讟爭鬪所從來矣夫供億公費云者豈杳墨而藏之裝橐歸遺妻

去沁可一年而不佞有晉藩之役延見沁士民無不籍籍誦公者略約而數之沁地瘠而入薄所供賦皆軍興督符如雨有司因緣爲市政以賄成爲四限以緩之長賦者率病富民爲九則以差之爲十朋以禪之爲謹權衡平斗甬以均之里魁監者不得高下手也沁旱魃數爲災大陵之氣因是以熾歿喪比屋爲雩以蘇之徒步路立靡神不舉卽百里而遠者禳禱無不至也雨應時而澍年饑不害爲居疾其所購良藥俾善方書者治之爲急發廩以賑之爲糜以食之爲義倉儲粟以需之而擇胡者衆所推者以時散斂焉爲招流移使歸業而以

牛種資之鬻妻孥者爲償之復其征以安之沁故事有逮捕伍百追呼四境騷動爲罷之群不逞設無情之詞以誦調上人爲簡愿民代之鈞金束矢之罰爲省之掾曹立堂皇外捧手聽命莫知所案署云何也一切共張經費及公邸日用商賈苦強折賤賈十分顧一爲罷諸行而以時估時給之沁士鮮師承爲厚其廩餼日考月成以其故時公車業訓之遇鄉大夫有恩禮然而歲時餽遺無敢入其庭非義相干爲卻之又爲祠祠文中子以其門人配食爲修州志表章其先正以風之鄉大夫敬事公人有君子之行士服從公登賢能書者數輩矣

沁窮里多盜爲立什伍相坐之法嚴于振防之爲繕城峻隍以禦之形家言漳水南下不可畜衆豐財爲石渠東注之地利增勝民狎其野歲大獲閭井殷殷改昔觀矣自汾以州爲府割沁隸焉民不堪命誰因誰極爲力言於朝復之民相慶若更生公遷而莫能留公去憶之不忘尸祝社稷之其誰曰不然中世以來仕宦好逸而惡勞重內而輕外自京朝左遷尤厭薄其官日俸指圖復舊物上官體貌遷客不深問治狀俞公勤卹民隱貽之便利計慮久遠無衆寡小大無毀譽升沈靖共爾位永肩一心不賢而能之乎以公四十年登第位不過下大夫見爲拙宦然而沁人蒸嘗世世無斃編德古循吏名蔽天壤彼不出都門而位卿相沒世無稱孰榮孰辱孰得孰失哉公爲嚴陵郡丞有母喪遂卜葬于嚴士民寔爲盡力等於生我沁人祠公以格律令走兩臺呼號涕泣固請必許而後可不佞耳目所接類此實鮮惜不及與共事誠願得如公數十曹參錯山右爲民父母良有垂拱蒙成之幸會沁人告祠成乞余記其事於石以載永世之思欣然命筆授之公名汝爲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祠地廣輪一畝而羸有室有門有廡有棹楔後有樓顏之曰祝壽蓋不忍專以鬼饗公亦義起之禮也

黃代州祠記

黃大夫守代甫三年而卒卒且二十年而代人德之不
忘請於學使者入名宦祠已除地州西郊特祠而武陵
朱君來爲守詢故寔稽往哲有高山景行之懷焉請予
爲記蓋黃公善政非一而所亟稱在覈口率之科代軍
民錯處戶版混殺強宗右姓附蔭規脫而單赤重困中
丞歲以秋時移鎮飛芻輓粟使者相望共張繁費吏陳
掾其間特選橫調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公至屬當按比
吏執牘以進公曰是安可旦夕辦雁鶩書乎咨耆老稽
方策風聽臚言三月得其要領乃登進民於庭而衰次
大沁山房集

卷之五

記十八

古

之財勢路絕人人愜志以爲神諸影賴作奸利者無所
容至於人民負租挈訟必曰視黃公籍雖歿無憾其明
察不失毫末而用刑一持平恕所寬貸數百千人所覆
獄數十百事時單騎之窮里空舍勸課農桑而補助其
不給飭鬻序豐稻醴梁糗脩舖以訓誨諸博士弟子人
文蔚興歲饑分行貧民舉實流冗調穀廩之其篤癯稚
弱者日受驚勿以陳紅

上遣朝臣大閱邊無慮所用咸先時給平價里井不擾
塵肆不折閱峻城深池及樓櫓亭隧倉庾廩置官櫛達
路靡不繕作而恆損其奉稍市醪精勞苦之賞勉罰偷

歡然子來鴈塞三百里內穴居野宿外戶不閉何法之
道誰子之與也夫晉有三關代居其東雲中有三方代
蔽其南又中丞蔡戟所駐類中堅關梁之險多所矜帶
號據地軸自非良有司億其上下弭其百苛雖有地利
其誰與守不佞承乏晉藩臬三年而守代者矜急自多
爭尋常以虐用其民去公之籍算賦薦賄爲差胥吏鉤
鈇析亂民益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小雅不以汙上自引
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思有哀焉其言有文焉
而黃公祠是以興祠黃公所以愧夫不爲黃公者也涇
以渭濁鷓獮爲林淵驅雀魚民至愚而神是非甚公雖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十九

古

久不易黃公沒而遺不滅之令踪疾風淫雨然後知大
廈之岌岌也嗟乎人生幾何惟名不朽彼其之子垂橐
而入糶載而歸將以遺所不知何人而柱後惠文彈治
究且名在刑書中主羞以爲臣中士羞以爲友豈不甚
愚可矜憫哉黃公年位不配德尸祝俎豆聲施無窮福
胙流于子孫所得與彼孰多牧民者柰何不深長思乎
黃公名思道浙之仁和人

馬興國祠記

巴人馬公守興國且五年精心爲政其大者均賦役以
安貧弱寔倉廩以備水旱薄刑罰以簡獄訟詳鞠讞以

蘇杆抑嚴什伍以弭盜賊新學宮課諸生以揆文教褒
忠孝崇節讓以敦士風士民驛其聲而吟之諸臺使者
薦章交滿公車矣政之最異者莫如省爐稅士民德公
滋甚述之爲異政錄又爲祠貌公而生祀之而千里馳
使奉書俾余爲記夫爐稅一事耳何以稱異且不避當
世之禁而生祀公何也蓋州人之言曰自一命以上有
社稷人民之寄布德行仁祖洽于衆卽楚州縣可百計
其人豈尠哉然皆其力所得爲者也或其力所得請者
也爐稅者有司所不得爲所不得請者也所不得爲而
能爲所不得請而能請之夫是以爲異政而可祠也

天子侈然甘豐亨豫泰之說思瓊林大盈之盛中貴人
伐山推商四出朝臣臺省部寺抗者非罷則遠竄矣外
臣兩臺監司州郡之屬下詔獄矣使罷且竄下詔獄而
民因小挺夫何愛焉而水火之勢顧日益深是磯也璫
初聞州有銀山將建牙駐節于州公憂之無論後事不
可支卽璫以其黨百餘人坐而食我立盡耳姑餌之使
出境而徐聽之州深惡民修私隙而以礮罔奏及爲璫
鷹犬者中丞御史臺亟捕之公言此可計取未易以法
制也反間其左右得一人已入計而有數大璫爲主者
復用間得一人數隣境豪爲主者復用間得一人而惡

少年不敢更倚璫爲窟宅矣璫初欲自鼓鑄公請聽從民便而責成於州其爐之數千有奇稅之額可二萬而他所省徵調倍蓰矣璫事敗公白代者狀而從史諸臺使爭之爐額各汰其半矣公復請以商稅之餘補爐稅之不足者而所省又過半矣蓋楚百城爐之征州爲最爐之害州爲烈令公不長慮却顧潛聲匿影而徒以口舌爭持空拳相提州之民得有今日乎令公悻悻然委而去之以博名高不迂其身相時而動州之民得有今日乎諸宦楚者爲民請命而罷且竄下詔獄相望虧國體傷士氣而民益冒不韙名坐法以死試與公擊功程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二十一

古

効可同日語哉故公之政所爲異者在其力之所不得請者也世世蒸嘗舍公安歸余乃慨然而嘆孟氏所謂仁術所謂事半功倍有味乎言之也商周之仁豈能過唐虞而唐虞民無能名忘帝力於何有湯武所至望之如大旱雲雨而迎之若崩角稽首時則爲之耳以羊易牛齊庭之愛有及與否而其術通於仁馬大夫之仁非術何濟其得民深亦猶饑渴之有飲食也夫藉口時勢之難奉身而退若秦越人視肥瘠漠然無動於中與喜於一逞而不思多術以救其窮皆非聖賢所貴也則何不觀於馬大夫余不佞爲詳具州人所以崇祀之意如

此其他政美見蕭司成張太史記中不具

趙滕縣祠記

今天下民力詘矣當事者重廉吏之選以風示百司使無浚民以生而喫咻共疾痛如天雨然澤下及生上尺而無若人情之巧相冒何也衣鶉衣冠華冠履敝履棧車羸馬羈羹糗食見以爲廉舉最矣莫夜之金竊從他竇入此盜魁耳不足論抑或以其廉驕人而至於亢以其廉繩人而至於刻以其廉盡天下事獨行一意他政教不復問不則迂疎無當爲羣小所窺以微射明百匿傷上威而不能覺覺而不能禁民之蒙禍視一貪吏更

大沁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 二上

古

熾善謔者云某邑令廉第飲邑一勺水耳然而邑之人不見德則何不取木偶爲令并勺水不入口乎余起家入蜀與蜀左省丞永康程公談吏治公繇山東來亟言趙滕縣之政滕縣以廉吏名非世之所謂廉吏也又二年余繇越上計寄徑於滕田畝闢道路除橋梁舉畎澮通野無與草樹以表道槐柳桑榆之陰相次郊有施舍國有寄寓賓至授館致餼輿臺肅給慎將宿積薪蒸則信程公言非謬是時滕縣已入爲吏部郎而士民謳吟思慕之象肖其貌而爲之祠竭蹶奔走儼然如令在事日已進其邑父老子弟而問治狀則言滕苦田賦不均

宴民轉徙餬口令履畝定稅強有力隱射者不悅也爲
蜚語中之力行不顧稅卒平單赤之民歸業墾田四千
頃積穀十二萬石牛蹄角近萬種樹無萬數民所喜好
諛俗被服飲食養生避疾之具不出百里而足已繹

高皇帝諭言以布之家塾黨庠而數巡行督課之窮里
下戶無所不化誨鄉三老嗇夫之屬謹察其可者而任
俗勸懲優侏儒優雜子女之樂不入於境博塞攤錢之
戲不設于家鼠牙雀角之訟不晉于庭來往不時圈屬
羣徒不順于常者不容於閭博帶梨大袂裂市無飾價
無奇袤之貨歲省民鉅萬金外戶不閉錐刀遺道三日

大沁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二十三

古

可返果實垂於街者莫有援也余乃喟然發悟小謹者
不大立餐食者不肥體趙君天下才柰何以廉一言蔽
之乎昔者孟氏道不行於齊梁而謂滕可爲善國蓋拳
拳屬望焉乃其仁政則自正經界始分田制祿設學校
以明人倫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築城鑿池致
死而弗去彼許行爲神農之說君民並耕而治饗殮而
食豈不誠廉排擊不遺餘力王道甚大執一廢百惡其
賊道也孟氏施用不竟千百歲滕乃有趙君踵而行之
民以蕃庶事以供給財用蕃殖和協輯睦率由此出自
今天下無狹小廉吏制度而以爲遠于事情無曰古今

人不相及無以士童而讀聖賢書悉託空言趙君之功
非直滕一邑矣君秦真寧人余識之諸生時其生爲革
除間忠臣景清後身居吏部門無私謁摘發奸利無所
忌諱故愛憎之口相半滕人知余與君有一日之雅請
爲祠記生祠何國蔑有上之人非勢驅則釣名下之人
非獻諛則畏禍有識者殊所不屑而又生祠吏部郎師
弟子相譽皆易生嫌罔謫雖然滕當孔道匹夫匹婦之
口薦紳學士行旅商賈之耳何可誣也矜僞不長蓋虛
不久天地神明之鑒何可罔也余雖至愚極陋必不泚
頰而阿所好調貴人令覽者笑之齒冷卽趙君寧渠能
無愧辭矣

朱當塗祠記

尚璽章公元禮舊嘗塗令也爲留京文部時當塗士民
謳吟相屬存問相踵且數言新令朱公賢朱尚璽同郡
人後先得兩賢令可謂盛事余於尚璽所得聞其政而
朱公兄觀察公又與同事晉陽有墳麓好尚璽旣慶當
塗之受賜新令不啻若自己出而余深嘉觀察有賢弟
也朱公入計以治行高等遷宗伯尚書郎當塗人留之
無從思之不置則爲祠生祀之父老孫光庭等若而人

子來儻功不日告成繁昌令王公余鄉長沙人嘗司訓
余邑以薦拜令而攝當塗身兼二令亦近日所未有
祠成命其邑博士王景聖與弟子錢若經倪一鳳等十
餘曹請記於余余聞公初令南陽之內鄉遭父喪復除
當塗始至集僚屬吏民而矢之神曰使庶人在官者無
爲民害治思過半矣然非可刑驅勢禁也清慎勤三言
令以身先有情貌不符者神殛無赦于是訊故事聽臚
言民所疾苦具得要領以次修舉釐革掾曹以下拱手
受要束無得措一辭小露猥捷輒付三尺民以訟獄錢
穀來者朝而入哺而退錙銖無所費邑中水田廬蕩析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 二十五

古

請大出金粟以賑民不流凶病授藥沒授樵鰥寡孤獨
周卹有加水稍減按視圩堤潰者半圩長歲以修堤斂
民而囊橐其中老弱力不勝畚耜虛文相冒堤安得不
毀條上便宜十五事畫界授工治圩長貪黠者別簡以
充夫有籍工有期什伍相守望初猶因粟於民民被災
不自給官予儻費而身時督課之是役也工不愆素民
不患饑堤堅十倍於故民永賴之語具記中念民勞矣
緩一切征輸惟正之供不可但已率自內甌中守者毋
益纖毫民樂輸如額不煩追呼受訟月財十餘輩而亟
聽其解構或以溫言譬曉曲直唯諾而竣策驚不馴第

罰粟若干石而已隸卒不攝人于野商賈不摧直於市
刀筆不舞文於廨囚徒不銜冤于獄邑大猾崔惠持吏
長短道路以目縛而正罪如律通邑相賀江南諸郡官
吏並受其賜焉歲當定版圖知總書善爲奸所受賄逾
數千金而下戶重困先一歲勾稽生口田賦籍之至期
召總書誡曰我業有成算若所造有不相中其畢命於
箠楚總書懼悉吐實以差次征徭富者不得避貴者不
得請而介特如解倒懸兩校之士各於黨爲社月凡再
課評騭其文勸勉其行構聚星樓於大成殿陰以裨學
宮之勝士感激濯磨雲蒸龍變矣五年不家於官兩入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

二十六

古

覲無以發幣部使者後先薦章數十上太宰課最賜敕
命其大略如前所云余嘗觀漢循吏傳朱仲卿爲舒桐
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
孤寡遇之有恩旣貴爲大司農屬其子我故爲桐鄉吏
其民愛我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民果然爲立
祠歲時祭享不絕然未聞爲民建久遠之利如朱公所
以治當塗也桐鄉祠以仲卿遺命當是時人主嘉仲卿
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亾疆外之交束脩之饋賜其子黃
金百斤奉祭則桐鄉祠或因天子威命靈寵而奉行之
未可知也今當塗祠朱公出自民心不戒而孚余錄其

章章效於事者視仲卿傳殆有過之語曰匹夫匹婦合而言之神也以民所合言公若是人而神祀之奚不可之有祠在青山陽李謝諸名賢所樂遊道四通過者無不式入者無不致敬後人踐其位思比德焉奉行顛若畫一如公子惠當塗無已時則亦神道設教服民之義也洵可記已公名汝鼈字兩化長興人歸安籍萬曆壬辰進士

朱母祠記

方伯朱浣桂公元配爲張夫人而副之者爲滕碩人張夫人有子曰懷慶守子得滕碩人有子曰茂才康侯皆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二十七

五

以文章行誼著名碩人之卒也康侯才七歲耳子得守懷慶以夫人喪歸服除尋卒明年方伯公亦卒子得葬夫人于松杉灣康侯葬方伯公于華桂山葬碩人于北二山形家言松杉灣不吉康侯卜蔣家山葬子得則遷夫人合葬而以子得婦胡安人祔焉夫人碩人墓相望里許而距方伯墓百三十里於是卽方伯墓爲特祠祠方伯而當兩墓道中爲祠祠二母蓋子得卒年甫踰四十而又無子涕泣執康侯手而言曰朱氏如綫之緒獨吾弟耳何以有吾弟滕碩人也何以有碩人先夫人也極知弟孝夫人然繼吾弟而爲子若孫問所從出必曰

滕碩人極知弟不欲以碩人先夫人顧欲夫人長有血
食莫若並祀兩母以報碩人功且旌先夫人德康侯泣
而諾祠是以興而使使問記于不佞不佞謂是舉也庶
幾乎亡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夫禮非由天降也非
由地出也人情而已矣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禮曰
妾母不世祭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
孫則止吾以禮徵之而知其非人情也獮祭魚豺祭獸
以定月令迎虎迎貓以脩蜡事禮世守之而薄于人非
情也盛于盆尊于瓶與之祭也爲老婦也禮世守之而
薄于親非情也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妾之無
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爲子母子服慈母三年爲祖
庶母後者如之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
外兄弟祖母祖庶母慈母則然外祖父母從母則然而
薄於所生母非情也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于女君
可也可以耐嫡祖姑而不可以耐嫡非情也主妾之喪
自耐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殯祭不于正室父在子
得致於母父沒而殺之非情也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
名姪娣爲貴妾總士不名長妾士妾有子而爲之總妾
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
姑夫可厚妾婦可厚姑母可厚子子不可厚母非情也

伯魚爲出母服子上不爲出母服或曰父在而服出母期此從禮之隆也父沒而爲後不爲出母服此從禮之殺也出母而父在得隆生母而父沒不得隆非情也吾又以春秋徵之春秋書考仲子之宮書初獻六羽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傳皆云貶詞所貶則有之而非以罪子也仲子成風非生而以妾爲夫人也非嫡在而妾與夫人亢也蓋夫沒而母以子貴也兩母外不有宣母敬嬴昭母齊歸襄母定妣乎孟子聲子之卒不見於春秋則仲子無嫡在矣閔公二年文姜孫于邾僖公元年文姜薨於夷則

成風無嫡在矣文公薨子卒而哀姜歸于齊則敬嬴無嫡在矣獨定妣薨時穆姜猶在而分則婦姑也定嬴雖貴不得加于穆姜不嫌逼也春秋之法夫人薨于寢殯于廟赴于同祔于姑則稱夫人稱薨稱葬稱小君是四者成風敬嬴齊歸定妣胥備焉子之爲母固當然耳胡文定以榮叔歸成風令賵召伯來會葬王不稱天爲譏然而宰咺之使先之矣王獨何以稱天也敬嬴之無貶曰從同同何獨重責於成風定妣也定妣之薨襄公幼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子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若是則定妣之不備

禮者爲合禮矣而春秋書與敬嬴成風齊歸無異又何也杜預釋例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嫡夫人薨則尊得加于臣子內外之禮皆如夫人故妣氏成風書于春秋左氏皆曰禮也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非禮以義起者與春秋之書之也猶之乎書成風敬嬴定妣之薨葬也非貶也吾又以春秋徵之書叔姬歸于紀娣也書紀叔姬歸于鄆書紀叔姬卒書葬紀叔姬紀侯失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歸則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復書其卒與葬內女爲人妾徵者耳而能守其夫國之祀春秋獨賢之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妾母有子君一國而不使其君得貴其母不使其君之母得有祀非情也吾又以春秋徵之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書衛人齊人晉人來媵一娶九女以廣繼嗣禮也媵而有嗣而嗣不得以爲母母不得以爲子非情也三國之媵媵宋伯姬也書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伯姬歸于宋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而前後書三國媵詳哉其言之矣胡文定謂媵宜二國不宜三國伯姬賢行著于家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此因貶以見褒亦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初獻六

羽以考仲子之宮六羽爲褻考宮何得獨貶也吾又以孔子言徵之武王周公達孝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后稷配天文王配帝詩人歌之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子爲諸侯大夫士而母生不得稱其母沒不得食其祭安在爲達也方伯公與子得位比古諸侯大夫爲方伯後者惟康侯爲子得後者惟康侯之子方伯父子而不祀也則可方伯父子而不可以乏祀彼碩人者能使方伯父子不乏祀而乏碩人之祀惡惡可封建法廢諸侯大夫士無世官而宗固在也方伯公父子之宗是在康侯母卒抱衰而成喪比壯而僅以茂才母葬壓方伯夫人故也方伯夫人與子得沒而康侯爲宗子矣身爲宗子而母不得築宮以祀祀不得世惡惡可故禮宜有祠使方伯公而在使張夫人而在則滕碩人之祠過使子得而在子得自有後則滕碩人之祠亦過使祠方伯而以碩人祔亦過使祠而躋碩人亦過使碩人蒙他號而祠亦過使專祠碩人亦過今祠儼然而上者張夫人夫人

天子之所命也次而配者滕碩人碩人子之私號也昔

張夫人葬以大夫祭以大夫從夫從子也今者祭以士亦從子也滕碩人葬以士祭以士亦從子也夫人無子而有子子得無子而有子爲夫人子者歲時伏臘先薦夫人而後碩人爲夫人之子之子者先薦其所後而後薦其所生夫人碩人而有知夫人必謂碩人微爾安得此碩人亦必謂夫人微夫人安得此故禮宜祠二母祠二母而二母之分秩秩如也二母二子若其子之子怡怡如也此義起之禮以達孝子之至情也此做仲子之宮而不必盡襲其迹也此錄三國之勝以明伯姬之賢也吾又以國典徵之武周孔子而後善達孝善以義起禮善用春秋者莫如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三十三

古

高皇帝大哉孝慈錄之訓也人子爲所生母服三年父在嫡在無隆殺

列聖旁通而曲暢之諸嫡母存若生母沒者所生子得以其爵贈諸嫡母沒若生母存者所生子得以其爵封康侯他日居方伯子得之位兩母並贈具如令甲質諸專祠之禮彌章順矣故爲記其合于古今大義者如此方伯父子及兩母行實別有記

姚明府去思記

姚公初令東陽人離荒阯亟發倉給貧羸不待報而行

有積穀者一切貸十分之三以助廩貸試作糜五升而得三孟親督食之餒者悉起所還流冗數十萬山家有妖賊游徼跡之格鬪殺人密禽其魁四封晏然旁邑餘黨震驚繹騷則莫不愧服東陽也會永嘉久無令臺使請以公移永嘉報可其年更版籍東陽人乞留公畢事而後行則永嘉版籍亦虛以遲公乃集城四廂及五十二都三老亭長里正之屬虞舜夔等二千八百有奇一詢之懲其詆調者摘其規影者豁其中沉菑者以新畚代之復躬行阡陌按之而徭賦均矣教之種桑六萬株教之繕治陂塘卽淫水無唐突厭溺六月不雨齋戒

靡神不禱雨乃大澍而田野闢矣省農於郊自西溪以至南溪所至召父老問疾苦以舒幽隔鬱滯之情父老壺漿來迎爲之品嘗而慰勞之婦孺擁車歡迎此民之父母也人人底裏見露而上下通矣民輸賦者權衡度量具如式吏無索奇羨輸或後期令家丈人諭之胥不得追攝故事戶籍更以田授受者有稅悉藉以聞無私臺使喟曰浙東諸郡僅有也下檄褒勞而供斂正矣市物不摧直諸鹽筴買人毋奸黠出入罪其違禁者陳祖輩三十人而商賈安矣民樂業則務教化修文廟及文昌祠與諸生講業簡序先後情覈高下得項生應譽若

而人金生某貧無婚爲具六禮生固辭因成其義而以閒田畀之代耕他貧生劉炤若而人旣稟有差朱公玉王公光蘊那大夫之賢者也禮以上賓有謀焉則就之而士習端矣復社學簡其人爲童子師有耆德者爲鄉約正副鄉人皆有籍記日月詣其所班宣風化舉實臧否市井好歌舞遊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務爲損省少年羣不逞有號市虎號五十三尊十三太保十二傑四天王者悉置於理孝子孫泰葉袍節婦林黃輩出甄表門閭旌顯厥行而民俗善矣兩造盈庭漏刻之間片言立決不榜笞立小忿屬族黨正平之獄非殊死考

未竟者任出坐法當徙勿徙囚徒當傳勿傳治獄卒虐囚者囚有疾爲醫療雪冤結林梧山等若而人而訟獄清矣倭得志朝鮮海國歲無不警爲繕郡邑及寧村所城而浚其隍嚴勅障塞益設屯備郡城東南隅爲室四百間以居軍後爲隊率廳事將卒無敢離次選比伍戴天福等五十有奇而以千百總王一統等四十七人肄之器械犀利完好止齊坐作不愆而武事飭矣諸邑令入郡或宿舟中或寄梵宇道靖爲栖鶯別署以館之諸署所需器用取辦編戶或貫民間物耗而費繁以庫金置之無煩里旅而綜理密矣入覲司徒以邑積逋在公

十年前爲停勒徵擢公恬然不介於懷還治聽民自便而民更相詬何乃負明府朝夕競輸如挈令永清門火登城再拜風返火滅山有黑虎莫之誰何禱城隍之神一夕就禽餘悉避境外仁政仁聲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薦書恒居第一而

上憎臺省多口不復召銓曹念公賢勞擢爲刑部郎邑人無萬數攀號浹月累日而紀其行事勒之石覆以亭志去思焉蓋嘗聞之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臣非所比而比之者祿也子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武王蔭暵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天

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牧民者不能使民用其情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姚公爲東陽余忝承臬武林當計吏悉東陽治狀移永嘉余不及見然其士民道公不啻口出有向余流涕者公何以得此於民哉得其情而已矣今之爲令者有輿誦有生祠有豐碑始未嘗不由誠悅而未乃滋僞也上以僞誘下下以僞諛上不足取徵而更爲疑端謗囹故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有謹譁之毀而未必非世道人心遠于古始甚矣姚公以一人之情爲千萬人之情專精勵意委務積神如桴叩鼓鼓之形我之有也鼓之聲我之感也

桴已往矣餘聲尚存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匹夫匹婦至愚至賤而其中是非瞭然詠嘆長言之不足又欲夫後之人善守而貫行之以爲久利固情所必至耳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後爲德余于是信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則惟姚公今日之事已後之傳循吏者其有所考信焉

歐陽明府去思記

語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古之治者以民心爲心民所愛憎而上之用舍因焉故譽于朝不若頌于野聽于左右大夫不若聽于國人迨其後也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而上之用舍與下之愛憎恒不相入上官具威儀行郡邑密訊訪稽案牒法非不詳而不得情實阿卽墨之賢不肖其不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

三十六

古

淆者幾何人哉余于歐陽公重有感焉儀真江南北舟車縮轂其口五方民雜處胥史與市猾表裏爲奸公爲令持之以廉運之以勤秉之以公政無旁落以節儉先民服食器用具數事宴饗成禮而已禁群飲佚遊者而俗無侈費無情之訟株連數十百人伍伯追呼不奪不饜一切芟除之賈人薦賄中寒士治其首禍或陷深文服念中夜不寐卒得白而獄無冤結諸王使中貴人關

出鹽關吏譏者輒欺王詆譎劾奏大木蔽江而下至邑
以夫運累千人其督訶惴驛騷皆以身杖柱翼蔽之而
里無橫征學後北極殿以輔形勝燬于火亟還舊觀群
諸茂才校藝論文嘉其修行者周其婚葬不給者而士
無失業有來鶴亭以亭成鶴至故名圯矣更建退食之
所而雙鶴忽集邑人以爲善政所感謳吟相屬此其治
狀宜在郡國高第無何徙之扶溝居一年士民思公不
忘書其政事大畧伐石樹五達之衢志遺愛焉仕宦孰
能不去去輒言思思輒有碑不可勝數大都位高則歆
羨生勢厚則阿邑至威顯則佞倖集前有所畏而後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三十七

古

所覲此鄒忌妻妾與客爭言貌美之說也退而省其私
怨讟叢起卽監謗毀鄉校誅偶語反脣彼衆我寡衆蠱
成雷將焉避之歐陽公得此于民家戶所常有惟得之
改官之後則千百十一耳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不以外之毀譽易其中之是非而操口舌與袞鉞
相提而論此可觀歐陽公矣君子言不浮行貌不違心
實不求名守不徇俗毛嬙西施善毀者莫能蔽其好荆
山之璞良工不識而卒爲天下名寶聲音笑貌僞爲襲
取心勞日拙其可久乎事久而後論定得其民有道雖
公車薦書循良設科黃金壘書詔勞一歲九遷其官寧

以易此許由讓天下而逃逆旅人疑其竊屨漁父不受
執珪之爵而子胥以爲利其佩劍知人不易人不易知
而匹夫匹婦衡鑑分子如是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
之聲延及四海然則爲民父母者亦何嫌何疑而不同
民心以出治哉是舉也不直爲公一人重爲儀真一邑
勸也公名照湖廣竹谿人萬曆庚戌進士文苑儒林世
家所不具論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三十八

占

案祖不具論

隱山公谷照賦韻皆撥入萬曆庚戌進士文苑儒林世

居次以出欲若具舉也直爲公一人重爲儀真一邑

之聲延及四海然則爲民父母者亦何嫌何疑而不同

而匹夫匹婦衡鑑分子如是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

聲在支覆而子胥以爲利其佩劍知人不易人不易知

以是執清由鬻天下而逃逆旅人疑其竊屨漁父不受

上元縣興作記

上元陳明府筮仕興化令治行爲江北寇當事者以陪京號難治遂擢上元蓋縣名同而爵則晉二等矣旣至敦本正源鎮靜未流消息徭賦禦繁以約吏習民安察民所疾苦莫如輕重之獄輕罪頌繫往往付之食肆肆魁猾胥以禁逋逸爲名犴拳而桎與上罪同恒留其日榜笞考求贓賂屏絕饋餉大爲亂阱更甚於獄則亟劾羈候所所在吏解東四楹有廊有垣有井啓閉以時橐餽不乏已繕重獄東西各五楹南北各三楹隘者廣之痺者增之園土高堅拊棘深厚外比宿互櫟唯謹無上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記

三十九

漏下濕之憂無沉溺重腿之患無穴坏踰備之奸雉門外復故申明旌善二亭以示彰輝民有恥且格量事期計徒庸後先各三月不愆于素邑後堂七楹圯剝漫漶仰視椽桷而嘆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宅表之章也今若此啓處不安瞻視不肅政體謂何仍舊貫祓飾厥文周旋序順威儀有則其費取諸公羨其護作屬之丞簿尉其稟仰則大京兆姚公與其佐杜公萬公雷公諸所孤規一無扞格故得次第就緒旣取禮降于山川曰興作之義以爲記復屬余申其指焉余嘗聞人言治國事當如家事家必肯堂構勤騷除督臧獲察饑寒癯

痾靡不經其營綜治國何以異是而當官者率傳舍其
居苟延歲時猥云行所無事耳諸葛武侯所至營壘井
竈園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何
遠開塗巷修葺墻屋人居市里城隍廐庫所過若營家
斯善治國者也陳明府哀夫氓之蚩蚩醉飽過差事容
脫誤乃以束縛繫縲隕命而首爲之所卽犯在上刑猶
軫卹之庶幾緩旦夕無死何心之仁也恥因陋就簡而
彌縫其缺振起其玩頓朝暮黽勉灑掃庭內維民之章
有抑戒風何力之勤也未雨徹桑土綢繆牖戶無致大
敗極壞以累後來何思之遠也不煩里旅不損年穀不
廢時務不以土木崇高彫鏤爲美不以觀大視侈爲明
何居之正也不自言勞而上歸於京尹長貳下歸於丞
簿尉何言之讓也信能行此五者所以優於上元從可
知已余幸觀厥成竊附公興作之說推明之舊令尹之
政可告新令尹其此類也夫

竈園圃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何
遠開塗巷修葺墻屋人居市里城隍廐庫所過若營家
斯善治國者也陳明府哀夫氓之蚩蚩醉飽過差事容
脫誤乃以束縛繫縲隕命而首爲之所卽犯在上刑猶
軫卹之庶幾緩旦夕無死何心之仁也恥因陋就簡而
彌縫其缺振起其玩頓朝暮黽勉灑掃庭內維民之章
有抑戒風何力之勤也未雨徹桑土綢繆牖戶無致大
敗極壞以累後來何思之遠也不煩里旅不損年穀不
廢時務不以土木崇高彫鏤爲美不以觀大視侈爲明
何居之正也不自言勞而上歸於京尹長貳下歸於丞
簿尉何言之讓也信能行此五者所以優於上元從可
知已余幸觀厥成竊附公興作之說推明之舊令尹之
政可告新令尹其此類也夫

大泌山房集卷之五十六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蓀圻吳氏祠記

吳氏自周泰伯其後徙郢徙餘汗徙長沙徙宛國徙廣平徙平春徙濮陽徙豫章徙鄱陽高士義芳自鄱陽來講學休寧之石舌山遂家焉子左臺御史少微文行著名是爲新安祖仲子隱官中書舍人易石舌曰鳳皇其後晉遷石田團遷和睦鄉臨溪是爲臨溪祖至七十五世履元兄弟四人而子孫益蕃碩或老死不相往來九十世現輩兄弟四人斷自履元始爲宗祠祠其本支親屬始有堂一傳而文奎始有神樓文奎者不佞嘗序其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一

蓀堂集者也再傳而太學可學兄弟六人始有應門有兩廡三傳而有欽與子良繹客淮陰之清江浦好客客多名士東西南北之人而甬東薛千仞莆中姚百雉廣陵冒伯磨汝南秦京方見客皆與不佞雅遊稱吳無斃甚著無斃者有欽字也將攜其子歸謁祠下念祠未有記因四君而屬之不佞堂故名至德吳左海先生更曰讓王世家至德者泰伯仲雍邈其初也世家者季札與諸兄昭其盛也民生有欲欲必求濟而爭奪起是以貴讓讓利讓勢其小者也讓名爲大孔子論儒行人讓如

慢小讓如僞其容貌有如此者好名之人以貌襲取能
讓千乘之國而失色于簞食豆羹其究也攘臂而談舜
禹之事吾知之矣何論泰伯季札哉泰伯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名季札無越三兄自立之理讓固所宜至餘昧
時而公子光已長季札悉其爲人脫不讓亦王僚之續
耳蓋善自全而贏得讓名者非好名也而宋儒病其讓
篡弑之禍以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爲貶辭聘在魯襄
公二十有九年弑在魯昭公二十有七年相距二世而
以難逆料事先入人罪孔子不爲且嘗稱曰延陵季子
達於禮由此言之讓美德也泰伯至焉季札次焉古今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二

時異諸侯卿大夫士靡世及之爵可以讓而博名高鄙
夫求田問舍其細已甚夫必以讓王讓天下望人非也
雖然一介千駟大小縣殊莫不有道義苟取類之禦人
苟受類之溝壑以言不言餽類之穿窬詩不云乎民之
失德乾餱以愆以天子之尊御諸父諸舅之親而競競
相戒若是小物庸可忽諸抑皇矣之雅有之維此王季
因心則友則友其兄載錫之光王季受泰伯讓者也一
則曰友兄一則曰錫光畧其讓不讓之迹而原其讓不
讓之心爵祿可辭中庸不可能詩意與孔子同夫必以
讓繩人非也孔子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

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夫必以無名之讓責人非也與其不讓而棄名孰若徇名而爲讓臨溪祠不及秦伯季札而名附焉爲鶴爲正以招之爲龍爲光以誘之此之謂名教秦伯之後乃有季札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今吳氏子孫號讓王世家後奮駿奔走于至德之堂無念爾祖其則不遠矣無斃父子歸修祠事旅酬旅語時可以余言更端否

汪忠烈祠記

忠烈祠祠唐越國汪公公在隋平婺源寇開若嶺道爲郡人所推攝歙州刺史事尋下宣杭睦婺饒五州建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三

靈

吳王奉隋正朔民不受兵十許年唐興納節款附封公督六州兵事如故力拒王雄誕輔公祐侵軼民以安堵太宗伐遼東詔爲九宮留守薨于長安永徽間諸子以喪還葬雲嵐山父老建祠尸祝之自唐迄明將事唯謹高皇帝躬禱有驗御製祭文額祠忠烈令有司春禴秋嘗勿廢公生九子後葉益蕃衍郡人汪居十九江南都會聚落所在而是子孫祠公亦從賜額不啻十伯所而在休寧治東山者肇于宋紹興甲戌新于明弘治丙辰再新于萬曆丙子癸卯考世系汪自周以來公爲四十四世傳六十一世接公爲始遷休寧西門之祖祔公配

食西門族今五千餘人其最賢者六十四五世漢公父子若而人六十六世體仁公若而人六十八世莘公若而人六十九七十世一龍異元公父子若而人七十一世揆公晦公父子若而人七十二世芹公若而人七十三世以名公若而人七十七世有恒公若而人七十八世憲公克仁公若而人敘五倫踐五常雖潛見殊致而名實俱茂從與享之祖有功宗有德禮也丙子之役祥符少尹春陽公首事而子時躍舉于鄉癸卯之役起英承其王父新公父應亨公爲政而與其從王父文貴舉于鄉衆咸驚歎此越國所以致嘏也起英具其事萬餘

言乞余爲記余嘗觀史隋煬毒痛天下天下並起而攻之以公銳敏濶達豈不能爲梁師都薛舉稱帝竇建德李密蕭銑輩馳驅中原哉第假一王號以鎮撫其衆守土固封至唐武德四年然後歸順知足以擇新君而義不遽忘故主全活十六州民命兵燹中殆無萬數其惠澤長遠其聲靈赫濯感動

高皇帝于異代久而彌昭後昆詩書絃誦圭組寇冕其麗不億較古帝王神聖之胄殆有過之俎豆血食百世不遷豈偶然哉按張守節謚法解危身奉上曰忠有功安民秉德尊業曰烈公奉上安民如是賜名不虛矣

明天子于公前世臣也表章不忘吳越人于公一時部屬也禮祀不替而況其子孫乎余因述名祠之義以詔駿奔走者釋思焉祠地廣四倍於舊深五倍於舊規制宏麗有益無因治經生業者二百有奇遊鄉校者四十有奇入太學者七十有奇捐金數百拮据經營者若巖福子章輩善詩而太學充誠婦曹所助費逾千金蓋諸家所未有因以太學耐祠詳在起英從義錄中因公某四

錢氏世恩祠記

錢武肅鏐與其子元瓘孫佐侖倣皆南面稱王故武林有五王廟武肅十二世孫元孫號千一公者宋紹興間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四

徙家常熟子孫日蕃散處祿園奚浦間歷世可千人嘉靖中侍御海山公某做武林建五王廟邑致道觀西而千一公始遷祖不與焉封侍御公某祀千一而去佐侖

兩王益以文僖公某冀國公某會稽王某榮國公某四祖益者海虞所自出也去者非海虞所自出也然榮國之下光祿公某安撫公某奉議公某通州公某則千一公之高曾祖父猶未舉也更五王廟爲世恩祠祠堂四楹無旁舍祠門由觀門西入猶未當也歲久且圯封公

子侍御公岱繕之堂易象以主取表忠碑銘之義顏曰忠孝堂前植楸檜歷階而降有池甃以文石池南復爲

堂徹俎之燕于斯焉在特爲門南向樹坊以祠名名之
凡海虞子孫顯者榜於枿栱間祠東繚以周垣祠西設
庖廡規制大小具備矣初議春秋二祭祿園奚浦兩宗
以序執事而衆意差互或詬爲厲已俎豆廢缺侍御公
獨任之已著爲約卽他日修祠之費守祠之人祀祠之
禮亦一門任之族衆無所與祠成而委記於余余聞禮
有五經莫重於祭而古今時異勢殊不相沿襲要之禮
緣人情雖古未有可以義起也禮王者禘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
于祫及其高祖錢氏大夫士而祀祖所自出何也古者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禴爲小宗蓋未有不受子孫之
饗者今無宗法無世官士起布衣而有祿食法應立廟
而致饗之時無幾矣身沒而失官失官而乏祀是終無
祭也故祀祖之所自出以義起者也禮天子諸侯大夫
皆有廟廟在其家故曰喪不慮居爲無廟也禮有禴祠
蒸嘗祠春祭名也其以爲祭享之地與廟同者非古也
武肅位在諸侯上待御位在士上不廟而祠何也太乙
陳寶黃石之屬以神祠樂公石相于公之屬以人祠祠
之來久矣朱紫陽是以有祠堂之制諸不得稱廟者作
室以祀曰祠本朝因之著在會典通乎上下以王廟爲

錢氏祠亦禮之義起者也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錢氏自有大宗而侍
御公專之何也古之宗不出一國今散而之四方吳越
相距遠矣越有祭吳可獨無乎吳業有祠而祠不行若
祿園奚浦窘於力耳侍御公父子居邑屋簪組相繼其
家優潤足以共大事宗廟之禮序事辨賢序爵辨貴賤
侍御公不專任其誰與歸此禮以義起者也禮有功烈
於民者祀之錢氏之王自武肅始元瓘與佐侖俶繼王
而納土自俶始身免李煜孟昶劉鋹之辱而吳越人無
兵燹災生齒蕃庶聲名文物等於上國其功烈最又大

海虞之人當家戶而戶祝之乃不若武林有表忠觀教
民美報之謂何侍御公之祠也祖功宗德其家事也崇
德報功亦國典也於情安於義協斯之謂禮奚必官室
堂輿冕弁裳衣食飲器用進趨拜跪辟揖遜周旋之
節一一倣古之遺跡爲哉禮曰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
稱也稱曾孫謂國家也侍御公繹思父之志事而繼述
之重所受承於祖而光大之稱孝稱曾祝史陳辭其何
媿乎余不習禮爲刺取禮經記其大致如此云

杜氏祠記

九州惟冀雍豫聖賢所產帝王所都文獻千古無輩自

五胡亂華兵燹代有重以晉宋奔播故家罕存而邊郡受禍尤烈無論若敖之鬼卽支裔不絕如綫大抵若籍談不識其祖也延安郡故隣虜至榆林鎮與虜呼吸相聞戎馬紛拏不解諸以武功累官大帥改玉改步不勝指數往往餘燼粵孽崛起暴興世系缺如余嘗見鎮南冢纍纍或荆榛蔓延狐兔窟穴或仆碑斷碣子孫不能口前人姓字春秋責備賢者貴者則禮之廢久矣抑何誅焉杜氏自始遷崑山府君城東隱君贈特進金明先生與其子百戶君孫平湖君墓有表人有傳已爲祠居第之東室凡二所六楹位次以西爲上序以昭穆祧以服窮日以二分二至先祖以立春而歲時伏臘亦各有祭三殤與成人無後者爲位歲間餼食之北室三楹則正月上日率家人拜祝

天子萬壽器有品辭有章齋戒有期飫餒有式遠稽古典近準朝章若韓魏公朱文公所斟酌損益情文疏數交修而用之易知易從可親可久蓋望國世家儒林文苑所謙讓未遑而羶鄉韎韐跼注之君子毅然爲之豈不難哉三代而上比閭族黨之民伍兩卒旅之兵非二人也孝弟忠信教之有方入事父兄出事長上非二道也故孝所以事君戰陣無勇謂之不孝後世民與兵分

途文與武異科人急功利不閑禮教所厚者薄薄者可
知居平無一椽以栖先靈若曰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而
能當官砥節見危授命鮮矣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也
者所以教民反古復始衆之服自此聽且速也杜氏祠
成而祭禮行余請釋祭之義廣禮之用知敬享則知敬
養知追遠則知慎終知稱諱如見親饗必樂至必哀如
親聽命則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辱其身不羞
其親因睦以合族賙賻承命有正不弔免有罰尊尊親
親人道畢而家有孝子矣知報魄報氣以其恍惚與神
明交則禡類盟誓以往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知慮事必

預比時具物必備則好謀而成軍政無不肅給戎器無
不精飭知大宗小宗陰厭陽厭燕毛旅酬各有差等則
步伐止齊不愆于度少長有禮卒乘輯睦知室事交乎
戶堂事交乎階夫婦授受不相襲處以坊淫也祖考孫
婦不共室以避遠也則妻妾可編行伍君之寵姬可戮
軍中之婦可去不受巾幗羞不效兒女子泣忘其家并
忘其身知輝庖翟闈之賤也以其餘畀之則絕甘分少
威與愛濟知祭有樂樂有合聽鐘思武臣聽磬思死封
疆臣聽琴瑟思志義臣聽竽笙簫管思畜聚臣聽鼓鼙
思將帥臣而國有忠臣矣孝子忠臣安往不宜祭受福

戰必克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書有之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傳有之五世其昌莫之與京杜上世吳人東南
禮樂文章漸染非一日夕明興募民實塞下應詔徙居
于今七世而大將軍桐松兄弟當五世之會傳其子文
奎文煥文燁若而人用儒將顯名故權專鈇鉞門列榮
戟世襲貂珥不足爲杜氏榮而深嘉其能舉祠以爲受
版之社飲至之廟執訊之泮酌秬鬯紀太常勒景鍾于
是焉在以爲邊人前茅爲將門正鵠爲天下先驅武夫
而好讎公侯虎臣而布洽文德于是焉興維是

十六帝在天之靈尚寵嘉之哉余爲記其事于石竊比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八

大雅作召公考耳

臨溪程氏宗祠記

新安望族非一而其登戶版最久遠者無如程氏自晉

忠佑公爲守有惠政民留之不令代遂家于郡至梁而

忠壯公以討寇功顯民至于今尸祝之至唐而東密巖

將杭公老臨溪之上臨溪程于是始著四傳而宋有奉

春秦春泰壽兄弟四人者生齒益蕃泰居溪上壽居溪

下今所爲宗祠則溪上也泰公十三傳入明爲澤公以

籍自占後有景宗公始考宋都官祁公世譜明宗伯敏

政公統宗譜譜其十小宗本支爲詳力不及祠而孝廉

大任之王父夏正公與其弟萬正公始謀修祠事各以數緡錢爲母而息其子自嘉靖癸丑迄萬曆丙子遂千有餘緡巴令宗人各以丁口出金若干其富而倍施者驅卜地中衢負東密而面西雲東密者卽杭公所鎮也墓亦在焉使後人知水木之有本原云爾無何二公沒事且中輟而孝廉諸父兄子弟廷柱大伸世恂世點輩復做二正公積金醮金遺意而行之自萬曆丙申迄庚子而祠乃大備上爲岑樓門以內舉宗祖妣之主咸在以昭穆序下爲露寢則專祀忠祐忠壯稅公泰公澤公五祖前有堂以肄禮序事頒股旅酬少長親疎秩秩如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九

也講誦如也稽古廟制惟天乎七降至土一而止皆世官世祿圭田采地所從出其在庶人百畝之田授受無常祭禱于寢而已尊祖敬宗人情無貴賤一也而庶人血食不數傳曾不得比于泰厲豈聖人推恩達孝之道乎上古之世比屋可封其時庶人德豈在貴人下可比屋封而不可比屋祭所重在位不在德三達尊之謂何朱文公制家禮位不同而家廟同本朝因之載在會典則宗祠所由始也新安宗祠無之非是然率有士大夫賢者爲之倡導抑或阜財貨鉅萬富而仁義附焉而甫以其餘力及于先人程氏從國初二百餘年世受農賈

頃方有爲諸生爲明經登賢能書者數輩而二正公
起鄉里布衣能創作賢士大夫事且貨故不饒累積銖
錙垂三十年必副其志又能使後人繹思而紹述之等
百世之上先澤不斬合千家之聚綴食不殊非常之原
黎民懼焉黎民而舉事非常豈所謂禮失求之野者耶
自仁率親自義率祖仁義良心人固有之況乎生紫陽
之鄉當休明之代宗廟禮文敦睦風俗日所覩記感動
興起于心自無可解耳夫祖有功宗有德程氏祖宗功
德得祠而可久祠得二正公而可大他日與五祖同爲
不遷之宗其誰曰不然特爲表章之俾程氏列賢士大
夫之林者取裁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十一

孫貞惠祠記

貞惠孫先生之沒也其子照隣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
則不知所如往祔之日請所以易其名者曰貞惠猶未
慊於志也則爲特祠客或問照隣禮有之喪之朝也順
死者之孝心其哀離其室也故朝于廟而行葬日虞明
日祔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子爲特祠無乃使親離其
室與照隣曰不然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
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
也光宗之重于禰也誰曰非義聞之子夏昆弟之義無

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生可異宮沒不可特祠乎且夫子無大功之親母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況於父乎客曰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庶人祭於寢廟之則無祠何以特爲照隣曰禮時爲大而可義起古者有世官有宗子禮曰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又曰喪不慮居爲無廟也造與喪何常之有將遂廢廟爲寢耶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大夫士之庶者宗其大夫士之

適者是宗法唯公子有之以收族也公卿起庶士其世

適長恒貴恒賢斯行矣不然已莫能爲宗人亦莫之宗

而誰與行之世適之代祭也其歷世必多且爲曾爲玄

其與祭者必其從王祖父若祖父也從王祖父若祖父不祭其祖若父而祭其從曾玄之祖若父也而誰與聽之

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古者田授受自官今無論貴賤田皆私相授受必古法者卽公卿家何以祭也孝子慈

孫之心于是乎窮窮則變聖人制禮必有所以通其變矣且夫禮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

行至于祭何縣殊也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
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今之庶人其上世爲諸
侯者衆矣旣無國廟復無家廟告將安之乎禮緣人情
或不其然古者五等之爵有士與庶人異四民之中亦
有士與庶人同禮言士祭其先不直稱上中下士也亦
不直稱禰也禮言庶人祭于寢庶人無廟非無祭也其
祭也皆名薦也禮春薦韭以卯夏薦麥以魚秋薦黍以
豚冬薦稻以鴈其薦也蓋實祭也所異者無樂耳儀文
度數從其省耳廟之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也門堂
寢室合而名之曰廟所異者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

不得爲耳黜堊斲礪大夫不得爲耳倉楹斲桷士不得
爲耳寢更有間矣光宗之祠先君子也不曰廟而曰祠
猶之古之寢也禮行于祠猶之古之薦也客曰百世不
遷古天子諸侯代不數人子之先君子何居照隣曰廟
可以百世不遷祠何爲不然服之有五也主之有祧也
以親盡故不佞光宗先君子之冢適也先君子之遺體
也而何得比于汜祭大江以南宗祠往往而是祠可合
也亦可特也夫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也士之有私諡
自黔婁始也禮家不以爲非而倣以爲例先君子生平
太史諡之學士大夫諱之其于孫氏可爲不遷主知父

有美而不稱不仁而不可爲也衛不有貞惠文子乎先
君子比德焉然而節惠不敢以三言者何不以非禮之
謚辱先君子也不以非禮之謚辱先君子安敢以非禮
之祠辱先君子禮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祭器可假祭服不可假光宗之爲是舉也俾後之子孫
勿替引之無鬻無假云爾客無以難其友人吳延陵季
子之後習于禮者以質諸舊史氏舊史氏曰孔子有言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議禮制度考文國家聖人在天
子之位士庶祠廟載之會典達孝之所未及達錫類之
所未及錫萬世不易也照隣所執是禮也孔子從周之
義乎乃若先生可以謚可以祠具余所爲孫長公家傳
中諸生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使君不若是錄而記
之以告問禮者先生名承訓字汝庭照隣則光宗字

延津李氏族會記

延津李氏自山西澤州徙至于今八世矣食指數千四
民異業貧富貴賤異科或白首不相往來今太宰公嘆
曰八世以上何人哉而泛泛如萍梗落落如秦越乎繫
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斯可也乃置酒爲會
頌白之老俯而居少者下曰有父行在也韋布之微抗
而據薦紳上曰是吾子行也於是族人大悅吾今乃知

親親長長之義矣公又曰吾不可獨爲君子族之人力能召客者間一舉焉費不給則釀金爲之公又曰吾曹酒食相樂也安所從出則釀金而治四時奉先之祭已祭而徹俎饋食交錯以辨必祝曰養有以也酌有事也衆肅然起敬怡然加親遠近來者愈衆公又曰私室不可容購隙地而拓之有車者出車無車者出傭木石版築瓴甌聖壤各隨其有各效其能大庭三楹翼以左右个若干楹樹石表門可以奉神靈可以布几筵可以庇風雨可以集冠蓋可以備庖湑蓋公所經營十九旣成而屬余記其事余按周禮太宰雖與六卿並列而掌建邦六典以佐治邦國於六卿事無所不領八統之一曰親親九兩之五曰宗以族得民司徒之本俗保息各六則六典之目也治天下未有不自家始家人卽五服單竭孰與天下親此之不顧悠悠若路人然何有於天下周文公爲冢宰弔二叔之不咸并建宗室以蕃屏周制爲禮孝友睦姻任卹由親及疎由近及遠合之酒食播之聲詩七月棠棣行葦諸篇抑何其懇惻曲至也是以本支百世繁於瓜瓞綢繆於松柏女蘿天旂明德卜年過曆後世爲宰者銓授平允舉用甄明豈不奕然有名實哉吾未聞其恩以掩義睦以合族使一家之人祭而

不殊也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理固無之公是舉也
得周公爲宰法矣公曰子言誠善非不佞所及也不佞
先人斬艾蓬蒿而處此八世其昌不佞何德加於父老
子弟徼天之幸位公孤長百官泰矣則惟先人之靈實
啓佑之吾不能忘先人而何能忘先人之一體而分者
今日之事父老子弟通力合作復何可專其名懼夫後
之人以是爲一人私物也會可輟地可易矣藉子之言
以詔之使釋舊德者不忍畏義舉者不敢不忍與不敢
之心合而會可長有今日不佞從先人九京顧而樂之
賢子之賜因書以授工勒之石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十五

蕭宗四義記

黃楚之名郡也介于羅田蘄水之間爲名族者曰蕭氏
蕭氏有名德者曰明府子承先生先生以族指繁而不
必皆賢且富也圖所以合族四事爲義田爲義倉爲義
冢爲義學未就而卒而其子孝廉含譽成之先生與孝
廉爲蕭宗子族之人屬耳目焉竭兩世之力以從事于
此其田有二在鳳形塋與祠所者若干石以供祭在蕭
家堰與牛形塋濱河者壹百石以共族授勤者使督耕
度歲賦若何入之宗子以輸公家之賦而貯其餘于義
倉授廉者使司出內老而無子無夫者若有子而不能

養者老而病者幼而無父者貧而不能娶不能葬者再娶與二三喪者遣女者貧而賢者士而貧者給粟各有差歲凶則量老幼貧富親疎賑之義學在所居閭左右各一始贄與月奉皆以粟多寡勤惰因其人上下之師道不立更之學三年無成罷之補博士弟子員者以粟資之其登甲乙科官中外者令人粟四百斛擇地曰羊棧灣爲義冢與先世丘墓相望而貧者族葬焉其祠在牛形塋前合族而祭祭有常期物有常品儀節取紫陽禮與昭代之典制而酌行之取

高皇帝訓俗六言而播告之祭畢徹俎而飲食宴樂之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十六

行之三年蕭氏族數百人無凍餒者無犯于有司者疎不間親少不凌長小不加大歸德于舍譽舍譽遜不敢當此先君子之遺也又懼夫後之人或有弛慢廢闕無以繼承令緒使使屬余爲記余嘗觀三代有道之長獨周過其曆周公制禮體國經野無所不悉而要之自鄉始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胥比長以歲時各數其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而讀法積而至于族黨州鄉亦如之其所爲保息安俗各六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聯兄弟師儒朋友同衣服媿官室族墳墓亦旣備矣而太宰九兩必立之宗以族得民

宗子與鄉州黨族閭比之法並行條理精密民無繇肆其不肖之心而行其自私自利之計咸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調而時書其敬敏任恤者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書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能者刑罰慶賞相及相共自鄉而達之天下苟皇周浹刑措不用寧無故哉周禮于今蕪廢不講而宗子法益不行舍譽毅然以身任之施于有政兼舉太宰司徒之職周道粲然復興良足術也周以農事開國設官立政莫詳于農詩之七月書之無逸所諄諄告語其君訓戒其子孫者不一而足舍譽宗約必首置田男以此昏冠師弟子以此教學生以此養死以此葬無一非其田之所出使其父兄子弟不見可欲而心不亂務本而不逐未教化風俗不越南畝間而大槩舉矣是深得周公微意者楚人皆厥偷生無積聚地廣大荒而不治四義之法尤救時急務也余故具論之以諭蕭氏來裔以諷楚人微楚而已天下無無宗而孤立者聞舍譽父子之風可以興矣

尹氏義倉記

歲在戊巳旱魃爲虐饑饉薦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典容尹公發廩爲粥以食餓者所活數千人已念此乘與濟溱洧暫時事耳無以垂久遠且有諸宗老及里中

者舊在吾何獨爲君子於是做古法爲義倉而設條目十有三事使奉行之環尹氏而居者千家得無轉徙爲溝中齒行之十年若庚桑之穰畏壘人人欲尸祝社稷公而慮夫時變勢殊或有湮鬱紛更屬余與徐使君惟得過尹氏乃介使君請余記而勒之石余數游公漱芳園則義倉在其右偏聞里人誦義籍甚慨然而有感於古今治道汙隆之異也昔周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首曰散利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比使相保閭使相受族使相葬黨使相救州使相賙鄉使相賓大荒大札邦國移民通財其分職則遺人鄉師族

師委人廩人倉人司隸其儲蓄則九穀之物鋤粟屋粟間粟鄉里門閭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其法以歲時巡國及野書年之上下而賙其難阨以王命施惠以質劑致民而均其政令春頒而秋歛之食不能人二鬴則令民就穀蓋最爲詳整矣故歲常有九年之蓄而水旱不虞無備然主其事者天子之命吏也其粟大都取之官不取之民民之更相爲賜者上以義倡不以法繩也其意專濟民非以利國也自齊管仲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穀有貴賤令有緩急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富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取民所有盡歸之官官

爲主糶糶斂散而周官法度名同實異矣其得周官遺
意者莫善於魏李悝漢耿壽昌然李悝之盡地利也儒
家以爲民賊而東漢時劉般業已言壽昌常平倉外有
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
其平最後爲義倉爲社倉爲和糶爲折糶爲結糶爲寄
糶爲俵糶爲均糶爲博糶爲兌糶爲括糶始善終偷法
愈繁而敝愈滋名愈美而禍愈烈蘇子由曰凡貸民吏
必侵牟易貸卽良民妄用收責卽富民愆期故鞭笞起
而文網密唐劉晏于四方貴賤豐凶知不逾時賤必糶
貴必糶安用貸爲此一說也胡明仲曰隋義倉取於民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十九

不厚而置倉當社饑民得食差易後世置倉州郡歲饑
有司鮮以上聞卽上聞而文移往復曠日持久其受惠
者僅城郭間人耳窮鄉僻壤之老弱安能扶攜數百里
以就龠合之粟此一說也馬貴與曰宋以貨召商中粟
而商以賤價估貨高價入粟其後但糶於民不復墮商
人計然至於計民家產而均給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
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故始也商負官而終也官負
民此一說也韓稚圭曰不抑散則土戶必不願請下戶
與無業者亟願請而不能納而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
受均賠之患司馬君實曰貧富相兼更以富者爲魁首

貧者不能償急則散走而富者代爲償一人兼數十人之責一歲償十餘年之逋貧者旣盡富者亦貧此一說也君實又言官或惰慢雖逢豐歲不收糶或不察知時價而信任下人與積粟家交相蒙蔽農糶常賤而官糶常貴此一說也朱元晦曰里社不皆可任之人一聽所爲則以私害公欲屬之官則鉤枝靡密上下相遁又曰世俗病社倉之法不可行者謂其任以官吏而非鄉人士君子行以聚斂亟疾之意而無憐怛忠利之心此一說也至於今而余耳目所睹記更有甚者其置穀也以罰贖本謂不用金而用粟耳乃金自金粟自粟而民倍

罰矣其發粟也不以賑饑不以予民而以代一切募役若郵傳諸常費之金先時而給之後時而取其金以償粟一石十不得四五而金常以一母得五子粟盡而按覈者至則乞諸富民之積粟與諸商賈之易粟以應之而不復返矣歲饑輒行勸借富民出其母貧民償其母官吏得其子而本有之粟仍以高價糶矣頃歲

天子輟上供以賑吳越秦晉齊魯河洛若畿輔之民不下百萬而命使與下吏相承爲盜中白簡坐繫獄者不絕嗚呼古義倉之法無損於富民而有益於窮民今義倉之法無益於窮民而有損於富民古今不相及一至

此哉典客公之爲此舉也粟不出於官官不得有所與
鄉人待命朝夕如取如攜無匍匐濡遲之煩勞損有餘
以補不足富不傷惠貧不傷廉時之豐歉價之高下人
人耳目之卽有私心莫之可用而其人皆士君子條目
十三事詳整幾與周禮等人與法不易雖天下萬世可
也周禮保息之六曰安富富不安何能安貧則義倉之
流敝矣富者積而不散散而無義不自置身於安而上
之人乘而培克之上之人不安富以安貧而使貧者受
安于富者富者因安貧以爲自安之計吾所爲慨然有
感于古今治道隆汙之異也不憚繁詞使夫士君子進

太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二十一

而有人民之寄與退而居鄉者交傲焉

秦氏廣祿田記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故三月
無君者弔之出疆必載贄當是時自庶人以上田授受
皆由公家而官殊省田易取給井田封建法廢而設官
視古倍蓰雖諸王侯不必有圭田之奉何問士庶士由
布衣崛起而爲公卿大夫思以尊祖敬宗合族則義田
設焉宋范文正其尤著者也圭田度支之詳不可得聞
重在承祭而族人無所仰賴豈所受百畝與餘夫二十
五畝固自有餘耶而田不耕者又有屋粟之罰意三代

而下生齒繁庶什伯千萬於古大夫士不爲義田民將安做顧上無功令而責人行義惠必有費人情所難無惑乎繼范氏而興者寥寥也門人武陟秦令家三原其爲諸生值凶歲族有行乞於市者掩袂而泣吾貧士安得餘粒而哺之脫徼一命卽不敢比德范希文其忍路人視吾族耶垂十年以明經高第待詔公車則謂族父老曰愛有差等施由親始吾祖墓無垣何以蹕樵牧吾祖無祠何以奉蒸嘗吾邑地賈高但得三十畝以其一備祭物以其一供士之脯脰饗殮以其一儲之廩而周窮乏皆曰然旣謁選令武陟而祖墓側有王氏田以書

致來族衆曰必得此而後墓可垣已余殷二家皆以地來鬻合之得三十畝其征斂法俱如初議而俾族人墓耐祖墓垣中卽祖墓孺地與秦氏共之子孫雖不肖欲以轉售人衆可力持也因名之曰廣祿田而述其故乞余文記之以垂久遠余嘉是舉也有三善焉葛纍猶庇其本根而況於人乎然五世而殺六世而竭無所以合之也族有公田而貧賤者如禾苗之仰膏雨不稱貸而足其孰能外之彼五六世之先其鬼不餒又嘉其血胤死徙莫出鄉出入相扶守望相助也情雖不同無絕其愛可謂曰仁祿以代耕善人是富而舉族之人得屬厭

焉孰不鼓腹而歌帝力感恩勉報農深耕易耨急縣官
租庸士脩孝弟忠信以事父兄長上彰君之賜可謂口
義人惟有私則有鄙吝而伎求爭鬪以不肖之心應之
田連阡陌代不易姓者鮮矣帶劍登丘玉魚金盃狼藉
人間則是無故私之也以田周墓以展墓治田羣族之
人日夕從事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奚戚焉功可大親
可久惟其公耳可謂曰知士大夫如武陟有祿秩其爲
人也多矣皆若秦令然毋俾文正專美有宋將太和在
宇宙間豈必井田封建龔跡於古法哉令尚以祠不時
建未慊於志余爲游揚從吏之將適觀其成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二十三

吳內史義田記

新安郡斗絕萬山中行賈遍天下其生齒繁一姓千家
之聚所在而有烟火相望田中粟不能足半歲食率仰
給于外自浙西江右入水清淺邈流而上雨潦時舟載
不過百石居恒僅以糗箴雖豐年米價三倍他郡小儉
輒踊貴無算萬金之室庾無積粟無論貧窶矣歛人吳
雲將世素封輸粟助邊拜內史旣歸出所受奉數百緡
以示冢子洵美曰吾仕非爲貧而常祿義不得辭昔原
思爲宰辭粟九百孔子教以子鄉黨隣里其置田與衆
共之庶以彰君賜洵美敬諾已取家所餘黃益之得貳

收一鍾之田若干畝而占戶曰吳濟歸于官散斂隆殺
具有司存里人飲其德頌聲載路友人謝少廉屬余記
之令天下知今有卜式云余觀司馬子長史記不爲式
傳蓋未究其終身也而載之平準書以式請烹弘羊終
焉班孟堅傳式次公孫弘而贊曰質直則汲黯卜式至
號漢之得人於茲爲盛考式初上書自言邑人貧者貸
之所居人皆從式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貧民
大徙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給徙民乃賜式外繇
四百人又盡復與官其始願輸家財助邊丞相弘以非
人情不軌之甚不可以爲化而亂法其後征呂嘉上書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二十四

云駕下者宜出財佐軍願與子男請行詔褒其首奮雖
未戰可謂義形於內則式所輸不在上而在下然財得
錢二十萬與四百人繇而已內史所輸于國與所施于
民視式業已什伯之式所持錢與還繇不過一時事不
若今置田爲民無窮利也式欲率子男同行未果不若
內史子善成其父之美也式拜中郎賜爵左庶長拜緱
氏成臯令拜齊王太傅轉爲相賜爵關內侯拜御史大
夫賜黃金四十斤田十頃不聞其辭不受計所入當什
伯所出不若內史才一命僅與郎令等又以其祿置田
也明興得人豈不視漢尤盛哉弘輕財重義畧與式同

而以式非人情攢不用汲黯面詆弘詐故人高賀亦非
譏之然則弘豈以已之詐億人之詐耶式言郡國不便
鹽鐵而船有算可罷言烹弘羊天必雨言不習封禪文
章坐貶侃侃大臣風節賢於曲學阿世者矣漢武帝英
主也以式終長者以式朴忠子長於平準數數言之若
曰人臣患無式其人其於弘亦言以漢相布被食不重
味爲天下先而無益於俗元始間追褒弘減於制度率
下篤俗與內富厚外詭服以釣虛譽殊科誅弘爲詐似
涉深文弘以儒臣拜相知式所爲人情所難恥其勝已
有忌心耳故當時短式者唯弘一人式無疵議而弘蒙

詐名彼爲相執政人所責望怨讟易起式雖貴不當軸
處中于人鮮德怨又數忤上旨貶以令名終也孟堅比
式於版築飯牛之朋未爲溢美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
籍式在其中武帝故尊顯以風百姓布告天下天下莫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義士之不可幾於世如此
內史好義樂施以其事頌於官有司亦不爲河南守上
聞第其鄉人知之而已不牟利不噉名式之所爲長者
朴忠質直何以尚焉或曰庚桑楚居畏壘之山三年大
穰畏壘之民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庚桑楚南面不
釋然恥爲杓之人甚者懼爲大亂本此其說甚玄子擬

內史愈於式所不樂聞雖然內史不自居功則可鄉人沒其功則不可庚桑弟子故言之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內史穰其鄉奚翅三年欲以滅影銷聲必不得矣去漢千載式名于今不朽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無德不報無言不讎情固宜然必使鄉人不名內史于人情何庚桑游方之外儒者存而不論孔子之教原思豈導之以市恩博名高乎新安人富而好禮者衆聞內史之風競勸於善博施濟衆行與堯舜同治漢事安足道哉

汪氏毛家塢祭田記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三十六

汪和叔與其兄弟卜地以葬王父王母繼王母凡三十年而始得地於毛家塢蓋嘗爲淺妄術士所惑宗人忌嫉者挑釁而速之獄勞費不貲矣葬竟慟其父母以先殯察塘山多石故相繼亡又慟其伯兄季翁勤苦萬狀不獲覲成事手紀事本末以詔後人已謂無田無以供祀事拓父所遺田凡百畝而爲之約凡十有八若禁盜賣禁侵葬禁伐木禁爆竹不得入冢舍禁草木必以時芟柞無使滋蔓則重在墓者也若議置田歲息田之所入以時斥旁畝而以五十畝食子孫受學者議立戶議收租議領銀議慎支則專在田者也議祀期議祀規議

祀品議輿從以省約入議周恤宗人饑寒孤寡不能葬
婚者議厚鄰之環墓而居與始鬻田者守冢者議紀罰
諸不如約者議置譜以孝弟忠信分隸伯仲叔季使各
執事一年而更詳哉其言之矣不佞嘗慨夫古今時事
殊異而民之隆禮由禮者鮮也周官墓大夫掌凡邦墓
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政令度數正其位
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
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
薦祭法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鬼薦而不祭古庶人田
授受在官今田連阡陌民自爲政鷹鶩狗馬厭梁粟而

先人或爲若敖氏之鬼田舍翁積金多以潤屋連里竟
街廣廈隩室層臺累榭土締錦而木彫鏤汜掃清塵穢
礎可鑑而先世丘隴或與兔狐樵蘇共之過而不顧泚
念之而不芒刺背者必非人也上失其道禮教不講復
無刑以威之幾何而不胥天下爲異類乎和叔居布衣
之位毅然爲孝子慈孫所欲爲不泥古不倍今不疏不
數不侈不齎深得周禮遺意法易行而人易從可大可
久非夫豪傑之士不待教而興者耶以是樹儀的人人
尊祖敬宗如葛藟之庇本根家有仁讓之俗卽三代何
以尚茲其子敬美不忘父之美而屬不佞記之將考于

石鏡于木各寘一通座右以耀明其志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伍氏義田記

長洲伍聖起先生自爲諸生卽以名節自任旣仕爲令爲郎爲僉憲爲叅議於越於楚於嶺海率循禮法所得自由者精知略而行之所不得自由者抗疏庭爭之執政銓宰本兵權璫視之藐如以故多齟齬後先三謝病位厖外僚四品登第四十年里居日強半閉戶不交外事誦讀著作不休若權書崇正編簡文編林居漫錄貽安堂稿彈園雜志逸我軒草揚挖今古卓有見解不依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二十八

露

人籬落而於國家用人行政得失可否輒筆記之行年七十目已廢視眷眷不忘至於大奸似忠卽海內豪傑爲其所欺先生獨昌言誅意雖蒙謗遘禍不顧至於今而士大夫推重先生先見若張子壽蘇允明矣公大父太守公父封公皆以清白相授受每念族食指繁多窘乏思有以贍之而力不給公乃以嶺海秩奉置田六頃歲可得米四百石有奇首以助里魁輸賦次以共家廟蒸嘗分其族爲四毅碩敬章以人多寡爲施予差而貯其贏給貧不能昏葬者用其什畀家人居田中廬者存沒親疎公私貴賤禮文情義旁皇周浹無滲漏矣吳文

獻國天下寡二從范文正公義田以來於伍氏再見豈
不難哉夫族雖千百人自祖宗視之猶一人耳吾府粟
鬱不勝食醢醢腐不勝沽酒醴酸不勝飲而族有操瓢
爲溝中餒者吾牛馬老闌牢不勝服車蠹於巨戶不勝
載衣裘襦袴弊於藏不勝衣而族有衣不掩脛僵斃道
路者吾室家子孫相宴樂葬祭盛下里僞物而族有鰥
寡孤獨生愁憂不得安處死離易不得合骨者其祖宗
有知能晏然已乎先生不問生產無他長物而繼述祖
若父志事多歷年所卒底於成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
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一家興仁興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二十九

露

讓此之謂孝夫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古者方里而井井
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私田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
後敢治私事井田法廢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
地而傭耕隸農知有富人不知有君今事君得祿而後
有田耻費輕實公之族人所以彰君賜也族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顛連無告皆有所養下天上施亦
莫不舞蹈而歡呼君之賜也且也未以收族先以助賦
使曉然知公家之當急也卽有祿位者莫敢後相與嗣
股肱藝黍稷以共租挈而衆著於趨上之義安於勞力
之分矣此之謂忠伍爲楚相國子胥裔子胥傷其父無

故被戮而假手吳以雪之知吳之將亡而託子於齊推是心也等父而上之等子而下之寧忍其有失所事吳兩主爲之復仇定霸而以疆諫遭謗死尚欲扶眼縣吳門以庶幾王之一悟而竟浮鴟夷江中白馬金戈乘潮去來迄今凜然有生氣爲吳忠臣爲楚孝子太史公所稱非烈丈夫惡能致此相國廟在盤關以地僻人罕至就圮先生請徙之胥關相國故里神所馮依首捐五百金從事而復有此義田也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一舉而忠孝備焉所從來遠矣先生以余楚人於相國稱後進屬爲之記余人與文何足當先生萬分之一而忠孝甚盛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三十

露

德事雖匹夫匹婦喜談樂道之用述先生生平梗槩令四方睹聞者有所矜式焉○田六百十五畝而贏在長洲貞字二圖莊名伍義戶因之歲輸公賦外約得米四百二十餘石以十五石助本區輸福邸糧費以十石供祭墓以人多寡給族人穀房二十四石碩房敬房章房各百十五石無後者以倫序嗣以百十五石別貯周極貧不能婚葬家酌親疎爲差以十石給守莊者歲侵準官蠲免數減給碩敬章三房推高年有行一人司出納五年一更盜責者白有司治罪田仍歸莊隸農以時入租不者亦有司治之會計有增省收入有豐嗇或以他

物代米當其年者任之無諉人有欲增置者必告有司不得過千畝公規條大畧也

汪王墓記

隋末羣雄並起汪王守六州人奉爲吳王唐興歸順封越國公宋以多有靈應封王明

高帝六師幸歛平江南王有冥助焉勅下所司土主汪王陰佑一方載諸祀典無寓人於廟毀傷薪木今稱王遵制也王入唐卒長安邸已返葬歛雲嵐山子孫散居郡七邑若支郡若吳越者巨萬司馬

伯玉松明山人譜其

近屬十

六族亦踰萬人猶八元八愷出於高陽高辛而皆本於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一

記之三十一

露

少昊越國汪氏少昊也糺族表王之墓伐石樹道左未有記松明五六曹以屬余余考汪由魯都司馬誦受姓以來凡三十一世漢龍驤將軍文和避建安亂渡江家歛始新十一世得越國其人咸自致功名不借門廕析圭儋爵同之世及天道活千人者封王所活奚啻倍蓰而身業已先封留有餘不盡之福以貽後昆周雅所云本支百世其麗不億非王孰能當此者乎漢封功臣誓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或僂其身或夷其後苗裔之不存何有於國王苗裔昌熾親疎顯晦人各脩具率祖之義封樹掃除有益無因窳窳之居

與河不涸與山不騫彼裂土而王都大國連名城者何能望其萬分一天之所奉厚矣遠矣是一說也古有姓有氏寡則易明衆則易淆周姬姓而子孫氏以百計布在四方聲問不相及悠悠路人其誰辨之羅長源所紀太昊之山陽神農之茶鄉黃帝之橋山顓頊之務顓高辛之頓丘放勳之通樹重華之鳴條夏后之會稽諸帝王所藏班班可徵子孫未嘗之絕而姓氏糝雜譜牒滅沒藉第令有某氏子登隴而號曰某帝某王故吾同姓是吾鼻祖人有不竊笑之如郭崇韜輩哉汪之爲汪也歷數千年人數百萬統系流派瞭然指掌其俗崇尚門第黜汰胥賈極嚴歲時伏臘上冢莫有異議以無二姓故是一說也形家有相墓術若袁安羊祐周昉陶侃以地吉取富貴又若樛里子嵩真與沈彬王果所改葬前知盛衰毫髮靡爽余周行天下江淮以北古墓遭掘發幾何得免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使雍門周道之孟嘗君聽之不勝涕泣矣越國墓昭然在人耳目無敢帶劍登丘者豈其地青龍秉氣上玄辟非玄武延軀虎嘯八垂神仙之窟鍊形所歸識緯卜筮有奇兆耶是一說也三說有至有不至姑無論余竊窺司馬所以表墓其道大其指深矣俗儒謂墓祭非古夫周禮春官

宗伯有冢人墓大夫凡諸臣葬者爲之蹕均其禁爲之
圖居其中室以守而帥屬巡墓厲公家設官分職以妥
幽靈而子孫寧不謁歎裸將乎主有祧廟有毀惟墓不
遷顏子贈子路曰去國哭於墓而行及也展墓而入孟
子言墻間之祭所從來固已久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
已古未之有可以義起柳子厚謂田野道路士女遍滿
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或止五服之戚族葬
者或止寒食一時事耳今由百世之下遡百世之上大
宗小宗以其身層累而及越國寒魄朽骨聯爲一體雨
露霜雪生怵悽愴之心所以廣孝思也於乎前王不
忘其精爽於嚮而興作儼然在上在左右恍然及交所
以昭世德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又三

露

高皇帝知鬼神之情狀示禮樂之準則居鬼從地率神
從天修王秩祀詔揭日月而行山川草木敷賁無窮作
王之考用對揚天子休命所以章君賜也曹子建封王
其上書曰居藩國之任屋名爲宮冢名爲陵古陵帝王
通稱而後代陵必歸帝王異代臣卽名陵非過下之事
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越國夷王而
就公曾不缺望意當如是命墓與諸臣等所以明君尊
也司馬一舉而忠孝二美具焉余是以記之王生平閱

閱與累朝典策備物則司馬所爲世家及郡邑志不一書而足矣

方正學先生石墓記

方正學先生殉節遭禍于建文諸臣中最烈而近日所以卹錄章顯者亦最盛其後人得自雲間最奇于是雲間金陵各有祠以其後爲諸生典祠事相傳廖氏子捨先生遺骸瘞聚寶山新安汪公訪求故老得其處封而識之在今祠傍祠以墓故建而雲間處士徐鯨用石甃之爲之華表爲之除道爲之畫界諸謁祠展墓者不施哀而哀不施敬而敬矣先生九世孫諸生道行受臺檄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三十一

主金陵祠墓造余言曰先人沒二百餘年而忠義寢著有合祠有特祠

列聖所褒叙學士大夫所揚詡休有烈光矣維此一片肝腦塗地其誰不傷心流涕者徐君計久遠使先人九京之魄若加肉于白骨東北顧而大內東南顧而孝陵高帝與文子文孫陟降在天先人忠魂儼然侍從其間寢廟陵園上食奉酎如將憫先人而分卮酒杯羹之饗也方氏萬子孫其何敢忘徐君之賜所以墓謂之塏子幸爲記之余嘗稽古死諫死事之臣若周于比干齊于顏蠋楚于巴蔓子漢于溫序皆脩其墓爲臣鵠其他

若信陵文翁召父盧植之屬往往出上人弔古崇篤非
下意也若蒼頡投刺董江都下馬延陵季子南州高士
征虜度遼掃除蹕域有舉無廢名德遺愛衆心所屬非
一人手也若擇葬而耐于遽瑗要離西門豹以古人取
重非爲古人也若侯巴曹敞趙特王純范式繆形爲
師友故舊營墓非異代人也若李翰請招魂葬張巡盧
志黃橋劉昌旌義懷忠大抵將士鋒鏑喪亡且上下同
心爲之非有諱禁也若何點家園有下忠貞家植花于
側每飲必舉酒酌之非于家有功也徐處士以貨殖起
家而慷慨好義加隆方先生墓不遺餘力上以補朝章

太汲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卷五十一

德意之所未備而下以啓風雨雷露沐悵悵之思樹
高山景行先民大猷之望豈惡其聲而內交要譽則忠
義之所感深耳夫墓有卜兆而眉之者章臺之東孤檣
之西化鶴眠牛之類是矣有遊樂而安之者習郁魚池
曹植魚山秦頡鄧芝范順柳世隆之類是矣有富貴而
侈之者丘虎池鯉五丁翁仲武擔祁連葛帳南京兆阡
丹陽郭之類是矣有任達而薄之者成子高地不食莊
生萬物齋送楊王孫羸葬之類是矣有好名而傳者龜
筮蘇辭遺識懸記題甓勒銘心鄴趙嘉之類是矣有鬼
神而憑之者許子將魯子敬蘇韶王濬託于夢寐武里

不舉火石室聞異香鼓角管絃講習詠誦聲隱隱可聽之類是矣有詐託而逃之者曹瞞疑冢桓溫繆處石虎僞陵之類是矣然而時移勢替兵燹焚掠樵牧蹂躪狐兔窟穴荆棘蒙翳其免于孟嘗雍門之悲者誰與方先生墓刀鋸菹醢烏鳶螻蟻之餘也昔曾不得蓬顆被尺土至于今久而愈彰邇而彌伸是寧有異故哉忠義者天常地紀民彝物則永貞堅固不劫不朽之物也先生往矣精忠大義塞兩間並三光卽右有時以泐陵谷有時以遷而正氣英聲能使百世之下匹夫聞風興起因是以見忠義爲人心同然國家政教翔洽雖草野中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七三三

行直道扶清議如徐處士其人者良可紀也先生事國史野史竹素碑板不一書而足與共立孤復姓置祠與田之詳別有紀錄不具論

石亭旣記

往余訪弇州先生于婁江將爲陽羨游先生曰其里有長者爲吳宮簿是可主也余以先生言介紹及公門公儒雅有醞藉貌若山澤之癯導余游崑勝曰樂乎吾願與子生若此已見其二子長者十一而爲諸生貌旣清淑詞又藻拔次者財三齡蠟鳳食牛風氣日上公亦不鄙薄余結通家之好休戚相慶弔于今二十年矣比余

自越入計而公操舟過吳門信契闊則長公登賢能書
借計吏次公爲內史公年踰老而神自王余少公二十
歲媿不如也又四年而長公蚤世公使使以其所卜石
亭旣屬爲之記蓋公年過四十舉子多不育而或謂其
母王夫人葬地宜遷乃更卜而得石亭山石亭山者其
源自龍池山由龍池而西北若張翼若列屏當邑南面
者銅官山也由銅官而東折而之北又折而之西蜿蜒
陂陀澗壑錯繡者石亭山也墓居其左枕流杯橋上游
其脉震其負乙其抱辛其前銅官其稍南則周孝侯射
白額處也陽羨於吳爲冠蓋里吳於陽羨爲閥閱家自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又世三

公曾王父司農公葬篠嶺考武城公葬苔莊皆累世名
貴人而子姓繁勢不能族葬故必遷公母王孺人遷而
公配王孺人祔之如王孺人者胡又祔之長公又祔之
王孺人遷之某年而公遂舉長公次公人以爲葬乘生
氣云氣本天地而通乎人養生者識生氣所從而凝之
身治葬者識生氣所止而聚之穴氣別而爲土色則辟
剛赤緹渴澤鹹瀉埴壚彊輿輕熨墳壤勃壤殊矣氣別
而生人形則山林毛方川澤黑津丘陵專長墳衍哲瘠
原隰豐庠殊矣此理之所必有也卽死者不可復生之
死而致生之干人心獨無校乎子之事親請席何向請

柩何趾其居室戶牖務協寒暑燥濕之宜其卒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事死如事生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夫掌地域者正封疆無有華離而沉葬其親如所云童斷獨缺曠折汗濕砂磧之地寧晏然已乎方相氏之歐方良戎右之執桃茢沈辜候禳釁積之用牲十日十二辰月歲二十八星之書號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大陰之弓枉矢之射以祓除不祥小物則然而送終大事也陰陽五行吉凶趨避一切不審是其人必生空桑者耳此情之所必至也理所必有情所必至而術士因以神奇其事支離其說拘攣其法以徼福利或久而不葬或葬而

屢遷或以兄弟分左右前後或以時日論孤虛王相索之窈冥昏默而究之貪戾顛覆豈不悖哉吳公之嘗曰堪輿氏奪天功改人命不肖安能知之惟是三世藏焉墓域不蹕且爲樵牧所侵不孝罪大矣夫石亭佳山水而土膏沃稻稔苾茗美箭香草果蔬之屬吾家人生產資焉別業名園吾叔父以下隱處焉藜床蠟屐賓客文酒之游吾生平寄焉聚宗族而歌哭舍此安之善哉公之爲是舉也其知道乎遷而必卜吉人趨卜吉而吉天也父子祖孫夫婦適庶合葬禮也生死不出鄉不以人必天不以天驕人達也公之多賢子孫固其所哉自今

吳之後裔展謁者悽愴怵惕于是焉生釋思繩武于是焉在本支蕃庶于是焉出彼形家之說存而不論可矣公名馭官詹事主簿母王孺人生弘治辛酉某月某日卒嘉靖戊子十有二月二十有四日配王孺人閩人少司寇葉谷公某女生嘉靖庚寅八月二十有四日卒萬曆乙亥五月十有四日如孺人者胡卽長公因母也生嘉靖甲寅正月十有六日卒萬曆乙亥十有一月二十有一日長公名繼芳生萬曆甲戌三月二十有九日二十有四歲而舉於鄉卒壬寅十有一月十有五日其行實詳狀表志碣中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卷四

中丞阡記

京師聚五方民其麗不億而郭外多戚里侯家金吾銀璫所有因山爲塋因塋爲緇黃宮因緇黃宮爲別業鱗次櫛比以故學士大夫葬其親者卜地爲難李太公自秦徙京師躬長者之行以訓誨其子中丞公爲今社稷臣太公沒而先世墓迫於都城將車轍馬跡之不免乃改卜地而得亭子村吉奉太公與因母朱宜人藏焉繚繞之以石垣而樹之以松柏楊榆東爲樓弄誥勅而錄其副勒之豐碑當墓中中爲神門門內有偃月池池上有如在堂歲時享祀于是乎行之更東爲不匱堂爲後

祿亭祭而受胙于是乎舉之西爲不寐堂爲風木亭諸祭器若守冢者于是乎居之其前華表石獸悉按令甲無僭忒而表墓之碑與藏墓之志皆一時賢卿大夫無溢美之言凡四年甫成公開府江北屬畫工圖之從載主以行朝夕披對如見太公然而爲之說以視余若有所疑者蓋自昔王公諸富厚之家以厚葬誨盜而矯枉者葬取其薄至有無墓祭不脩墓之說余竊明其不然葬欲速朽此孔子有爲之言有子固知之而非以示訓也其與曾子論孝不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乎其繫易也上古不封不樹衣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以棺槨

大必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三十五

蓋取諸大過彖曰大者過也大過之時大矣哉事莫大於葬親故寧過無不及且時有升降政有汗隆因時而棺槨因時而卜地因時而墓舍興焉墓以時祭何不可之有周公制禮辨兆域而爲圖丘封有度樹有數正位躡域守禁法最詳凡祭墓爲尸墓大夫居其中室以守之帥屬巡墓厲夫且有尸而何可無祭夫墓親在焉他人守之而爲人子者何獨不然孔子之沒也門人三年之外治任甫歸子貢返築室於塲獨居三年子路之去魯也顏子告以哭于墓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行弟子之於師築室居墓而人子之于親可知也已去國反

國必有事于墓而何可以無室夷之葬親厚孟子以其
逃墨歸儒也而進之夫四子者非孔子之徒與余以周
孔與四子之已事而知葬必擇地也墓必有室也室必
有祭也是大過之義義起之禮也且夫葬之不欲厚者
不在地上而在地下季孫以璠璣斂孔子歷級而救之
譬之暴骸中野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昔不臣棄君
於惡世俗言曰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非能具緇綿曼
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
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善之
此虛地上以實地下不知不仁而不可爲也若地上則
不然漢人有言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奚戚公所經費非
舍斂金玉藏之地下以誨盜生禍爲太公憂維是冢舍
封樹在地上者何不可之有中丞瞿然曰先大夫有治
命葬慎無侈不穀拮据卒瘁于是役也懼非所以成先
志子稱引古聖賢相譬不穀何敢承他日獲事先大夫
地下庶有辭以對矣會

上建元良大賚廷臣太公贈如公官因名之曰中丞阡
而記所與公往復語俾李氏子孫繹思焉

王處士墓記

御史中丞西華王公其先世句容人也

孝廟朝公王父攜其子贈中丞公商西華樂其土風受
塵而爲氓卒因葬焉曾王父處士公以上墓故在句容
贈公旣蚤失父母而初遷時以苦征賦出避久之不復
歸故土事失傳嘉靖中贈公嘗一至句容迹得處士公
墓伐石爲表而還墓地居福祚鄉之某村抱丁負壬其
旁王氏族聚處焉服窮親盡不以時展謁贈公父子居
約時深相念也

今上萬曆十有七年而中丞公領節鉞填撫南贛取道
句容拜處士公墓樵蘇無禁東有坎窞蓋不勝其悽愴
怵惕之感焉乃爲取客土實坎封墓如馬鬣而松櫨環

樹之市田四十畝有奇授宗人將隆兄弟以供歲時伏
臘之費蹕墓域守墓禁使善形家言者相墓脩其童斷
獨缺而裨益之俾來以圖獻而余適趨府受事樂觀厥
成公因屬余爲之記已叩處士公生平行誼公愀然曰
事閱百餘歲無復知者第聞之先中丞爲兒時王父爲
言人或侮處士公處士公不校時不免橫逆里中長老
嘖嘖王處士善根難滅而已鄉微先中丞表墓幾不
保安問行誼余於是作而嘆公家之福德龐鴻未央也
仲尼有言仁者先難而後獲人道也顯諸仁藏諸用鼓
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子思善發其蘊曰其爲

物不二其生物不測夫福善禍淫豈非理之不可二者
哉而天固有不盡然者且自剖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
常多薄蝕暈孛震電水旱崩竭妖孽之數往往浮於諸
福之物以貽聖人憂是何可測哉故曰天地之大也人
猶有所憾亦終不以憾損天地之仁如必無憾則可測
可測則天地之道亦小矣而況聖人乎乾之六龍皆聖
人也然而有憂有疑有悔聖人不能以其身之禍福必
於天而況於人乎以一言一行之善而責天之必報不
可若是幾矣稱天曰不測稱聖曰不可知曰無名名而
天地聖人之仁於是爲大一言一行之善可測而知可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三十七

露

指而名而責報於天非盡無徵要之易與易足耳處士
公積善系仁天錫祚胤五世滋大贈公春秋八十有五
其在中州猶畏壘之有庚桑中丞公兄弟名鏤金版而
績紀太常爲海內龍門夫孰非處士公貽穀乃其行事
不少概見殆有不可測而知不可指而名者乎不然小
人之澤悉數可終其物何以長發祥若是余是以知公
家福德龐鴻未央也處士之仁後獲其獲彌多以不可
測者付之天而以不可二者盡之人天與人卒相成也
處士公天人乎彼長老言善根難滅亦庶幾乎知天知

人者矣楨嘗讀國史

德祖玄皇帝爲

高皇帝曾王父家句容封號雖崇而園陵闕如史臣至無以鋪張懿鑠夫

德祖之聖不可測而名故其流愈遠而不可窮處士生湯沐都潛德弗耀以啓後人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有君有臣良非偶矣中丞公起謝曰曾王父得有此一丘無爲餒鬼則維

明天子奕世太平之業實波及之其書以詔後人處士公名訓訓二子長科次稅卽贈公中丞名敬民同產弟某今爲國子博士石不言表而言記例之變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三八

衛氏元庄村新塋記

葉於宛洛間爲壯縣其巨室則有衛氏云渥川公道舉進士累官南京刑部右侍郎二子俱以科第起家伯曰揚州守少濱公東楚仲曰工科給事中少川公東吳嘉靖中侍郎公卒葬城西昆水之北五里而遠隆慶中配焦淑人祔萬曆中給事公卒葬城北之十二里河山其狀侍郎公者中丞陽翟党公誌墓者少傅越呂公表墓者少傅鄴郭公誌淑人墓者樞李學士姚公誌給事公墓者順陽太史督學使者李公皆鴻筆無溢美而給事公沒時未有子以揚州公子爲後揚州公又數喪其佳

子憂之計無所出或曰城西墓不利當遷會天降淫雨
昆水歲溢薄墓不十餘武公乃延致四方善形家言者
與相地足跡遍四境閱二年得地於城東元庄村東北
前旄丘而後陵丘左右陂陀蜿蜒如相翼衛卜之吉乃
以某年某月某日奉父母藏焉而居給事公其穆給事
公實先大夫同榜某謁選人過葉以通家見揚州公如
舊歡因寄孥于其別業而公時飲滄爲言所以改葬故
自青烏白鶴玉函錦囊之書出而好奇者謂神功可奪
天命可改患得患失私心競起過則用機械不及則拘
攣使其親久不得歸于土或葬而輒易儒者以爲大戮

余懼不免某曰不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道
也凡爲人子者當其生存以時定省溫清席鄉衽趾必
請所宜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寒暑燥濕稼事旣同
于茅索綯而亟乘屋塞向墜戶率其婦子奉父老而入
處室唯恐傷之於其卒也爲之衣衾棺槨而舉之卜其
宅兆而安厝之爲之芻靈明器求仁者之粟而供之不
忍死其親也其親宅兆之不安而不更卜何以稱人子
哉君子之祭必齋于彼于此刻求無方思其居處志意
笑語上下陟降如或見之以彼魂氣無不之也而猶若
是其旣在地柶何置春秋窀穸之事不爲之所耶周公

制禮冢入正墓位躡墓域守墓禁墓大夫掌凡邦墓之
地域使皆有私地域帥其屬而巡墓厲如以死者爲無
知不若速朽也則何必躡而守而禁也藉令不躡而守
而禁於死者無傷聖人且立之防而使人重犯況進於
此者哉是以孟春命國人掩骼埋胔西伯澤及枯骨天
下歸心焉凡民皆然而忍以親之身蓐蟻乎且夫周官
之有掌蜃方相氏也何居掌蜃掌斂互物以共圍壙之
蜃懼水之浸淫也水見端矣不遷將安之方相氏蒙熊
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
方良方良之爲患其不可知者也以義起禮以神道設

敘建官而敦事焉彼夫奪神功改天命其言誠荒忽無
據而童斷獨缺曠折水泉砂礫有目所共睹非若方良
之冥冥也一切拒之不足信葬而不擇地地不得而不
遷是委親於壑以奉蠅蚋耳五刑之屬三千不孝爲大
公其免夫夫遷而親無暴露賴其福應身有血食親實
寵嘉之不遷而親暴露身卽有血食何能不餒也是舉
也公知有親而已他何求焉公曰君言誠如孤意於古
有行此者否曰昔王季葬渦水之尾藥水衝鬻其墓見
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殆欲見羣臣百姓矣出而更葬
程氏不云乎無爲城郭道路溝池無爲耕犁所及貴豪

所據親之墓行爲溝池設以程氏處公今日遷固當然
公曰文王不可尚已請以程氏爲正吾之以吾翁祔也
哀其無後也冀後上冢者分簞食以羹之饗耳禮有之
乎曰是禮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
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諸侯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
後各以其族公曰善卽吾百歲後樂遊此矣是時公有
子可十歲所辟珥而詔之曰小子聽之已而余有大梁
之役公使人以書來使記其事侍郎給事公生平詳在
誌銘表狀故不具

程氏三墓記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記

四十一

三墓在祁門縣善和里梓木坑胡益塢故有白楊樹墓
踞其下負已抱亥葬者里人程周其弟陽其伯子神祐
也周字流芳別號東山生成化戊子十月三十日卒嘉
靖戊戌二月某日年七十有一陽字騰芳別號前山生
成化庚寅某月某日卒嘉靖癸巳某月某日年六十有
四神祐字子順別號竹泉生弘治乙丑十有一月四日
卒隆慶戊辰八月四日年六十有四蓋遠者五十年而
後克葬是爲萬曆癸未十有一月二十日周之配曰林
葬同里梓木坑槐塢陽之配曰方葬僕基黃土岡神祐
之配曰張未葬而神祐母翁神保神保伯子大中善卜

地既得卜則相與計口里俗久不葬親凡有三端貪者
惑堪輿家言必吉地葬以徼利也拘者子孫衆干支多
避忌鄙者析釜而變葬費不欲獨任使孝子慈孫爲政
是皆刑戮之民矣今吾得善地以葬吾父而叔父伯兄
不與焉卽吾父目不暝大中敬諾是時陽曾孫可期神
祐子大節皆賈遠方必須其歸而謀之猶築舍道傍也
旣練日遂以三柩合葬周處中陽左神祐右至萬曆辛
卯二月十有七日而更爲石封如馬鬣則大中大節實
經營之禮國民族葬葬不踰期而新安以緩葬成俗賢
知者不免焉大中父子兄弟毅然必行其志加人一等
矣大中復乞余爲記以詔後之子孫取則焉陽之子曰
廣孫曰大賓曾孫卽可期神祐伯子曰大章早卒無後
仲子卽大節孫曰可復神保仲子曰大經蚤卒無後叔
子曰大立蚤卒孫曰可學大中之子曰可行神保之卒
也大中不兩月而葬是力行古之道者余別有志

與曾孫伯子曰大章早卒無後
仲子曰大經蚤卒無後叔
子曰大立蚤卒孫曰可學
大中之子曰可行神保之卒
也大中不兩月而葬是力行
古之道者余別有志

戴氏祠田記

海陽戴氏出南唐忠恭公安來刺歙夫人廉卒葬歙小練源子奢廬墓側已卜居休寧隆阜卒葬本里由山岩石孫日繁庶而居隆阜者自逢時逢亮以下十傳生景全景全三子文盛文興文彰文興之子孫有暘有賓有寶文彰之子孫有曉文盛無後而暘之父老儒雲峰先生印祖有孝弟行與母弟顯祖讀書至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喟然曰吾兄弟勉爲之及長遭多難遊閩越吳楚金陵燕市間靡有寧日而顯祖客歙嶺海先生痛絕當九十時賓客爲壽泫然泣下客問故曰予襁褓失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四十三

父兄弟兩人爲一身弟歿蓋有中之者不能撫其孤報不反兵之仇生歿兩負獨生何爲越三日顯祖之孫孝先來稱觴人以爲奇居無幾還嶺海泣而訣曰予與若祖有建宗祠意今卜居鳳湖與隆阜遠况于嶺海小宗惟四非其種者未鋤而去之以爲大戚時當寒食呼暘書會簿及世系譜手述祠緣起昭穆廟無衣冠俎豆牲醴升降出入旅酬飲胙之儀名曰祠規授孝先而別暘率其宗入行之凡祠不與祭者罰以祠日歛人各壹金先生捐貳拾金曉賓子孫各拾金暘復助若干金而屬諸兄弟子姪有信義者以次息之歲以祠日會計多寡

以創祠以置田娶嬪生子諸慶事必以告其重在無後者皆取本支繼無用他姓乞丐孳養有則衆以聞于官黜之賜子茂才振先從余久請記其事余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自仁率親而上至于祖自義率祖而下至于禰祖禰相及仁義存焉而人乃以遠邇爲親疎不思身從何出出于父父從何出出于祖祖之父祖以上不可勝窮譬之樹枝葉無萬數而本則一賴先人之靈以有家家非吾有先世遺業也以先世遺業奉先靈父與祖而在豈不快于心爲父以及祖則仁爲祖以及父則義仁義達之天下而民鮮能者患貧耳戴先生父子貧士尊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五十六

四四

祖敬宗之心歷百年傳三世不懈卒底于成戴氏沒無餒鬼生無寔人雖時世推移陵谷變易而宗人隨規勿替引之逢掖博帶槁項黃馘之夫振門風垂世教若此無他仁義之心人固有之先之以身齊之以禮故宜受命如響也昔漢戴勝戴聖傳禮列在儒林兩人皆仕宦不聞其行事若何先生讀禮有感而爲祠田不于其身于其孫行修言道禮之質也彼議禮之家不能行也咫是爲說鈴奚貴焉禮曰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先生之謂乎繼自今戴氏子孫多隆禮由禮有方之士尸祝先生百世不遷亦禮也

